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

在朝葉四

雍 虞 集 伯生

芝亭永言

絕句七言

次韻竹枝歌 長 袁伯長

沙禽東去避網羅 蕩舟相逐如遠何 越山青 越女白 從此
勞人魂夢多

春江風濤苦 欲歸東盡滄溟南 斗低明年白日 百花靜憶尔
琴中烏夜啼

燕姬當爐玉 雲清簫中吹得鳳凰聲 不及晴江轉 拖鼓洗盞
船頭沙鳥鳴

木夫容

九月襄王宴渚宮 霓旌翠羽度雲中 滿汀山雨衣裳濕 宋玉

愁多賦未工

水夫容

長洲宮沼醉西施
蕩漾蘭舟不自持
願奉君王千歲樂
一盤清露玉淋漓

送四川憲使

晚趨嚴召直承明
侃論思歲未更國
老不應持節去鄉人
徒羨過家榮

錦溪園裏千尋竹
夏日移床就綠陰
烏帽練衣叩竹枝
閒來誰與共清吟

已歎玄經返墨池
復愁國史奉嚴祠
離鄉遊子歸仍晚
獨對東風惜鬢絲

小東郭外今無舍
萬里橋西況問田
不恨錦官非昔日
但尋玉局是何年

龍游峽口芝千本
仙井山中玉數簪
老去首丘天所念
未甘孫子祗東南

曹將軍馬

高秋風起玉關西
踣鐵歸朝十萬蹄
貌得當時第一匹
昭陵風雨夜聞嘶

舊屋

舊屋已屬他人家
臨風且復立江沙
欲從子雲訪墨沼
更向少陵尋浣花

誰家

誰家結屋倚江湍
五月湍聲入座寒
種樹已堪維馬騎
開軒即可把漁竿

馬圖

昔在乾淳撫蜀師
賣茶買馬濟時危
鄉人啜茗同觀畫
解說

前朝復有誰

先君太史棄諸孤之四年集來吳門省連州府君
大墓始兄叔父南山翁翁與集同出太師雍國公
蓋四從矣翁曰後會未可期幸留數語識歲月翁
方客授外鄉又以推人生年月日論禍福以助道
故不能久留城中敢用賦此以承命云耳

玉屏古栢與天齊使過于今又七期各道遺書向江上西風
江水鬢絲

玉遮墓下有諸孫東望滄波每斷魂泣血三年餘喘在更將
衰淚灑荒園

族人散處江南郡不識首容但記名世澤須令孫子憶故家
今幾尚縶纓

王母圖

瑶草春深晝日閒靈芝清露自怡顏
雙成吹徹參差玉八駿
人間去不還

偷桃小兒疑且姪恃恩無賴更蒙憐
鶴翻雷電天公怒風雨

落花紅九川

黃竹遺墟白雪高穴素靈戴勝向晨鳴
茂陵多欲非仙器枉賜

金盤五色桃

西望瑤池斗柄旋金明水淨月娟娟
請觀阿母神仙籍名在

龜山第幾篇

竹杏沙頭鷓鴣

蛺蝶飛來石竹叢羅襦曾試繡紋重
荷花啼鳥銀屏暖卧看
總聞唾碧茸

閩州海棠

閩州城南天下稀海棠參天鸚鵡飛
百年高興付蕭散老著

西江何日歸

晝夜

冷泉亭下呼常到巫峽舟中聽更愁老石枯藤還見汝因懷
經處思悠

記夢中詩三首

祝融君紫虛君牽子廉

出海雲霞九色芒金容滉漾水中央向曾賜服玄洲玉今結
蕭臺五鳳章

飛步崔嵬上九宮親題彩筆篆明虹玉樓臨海連天碧待子
扶桑鶴出籠

失脚漁磯返棹浮波回石上依來期老翁岩下諸羊少總解
題詩笑髮絲

題周東陽進士為南郭園林記後

南郭名園繞隔縣好添花竹又清時情來未老此亦車在百里

尋春定可期

維摩

二士同開不二門是何境界擬評論若為普供諸香飯貴得

薰聞悟識根

錢舜舉折枝夫容

白髮多情憶劔南秋風溪上看春酣剪來一尺吳江水擬比
千花濯錦潭

商德符小景

商公昔者觀秦蜀劔閣峰嶽筆底開又向江南住三載不為
廬阜即天台

天曆改元十月題子昂馬

朝廷無事日從容太僕承恩出九重前代王孫今閣老只畫

天關八尺龍

寄馬伯庸尚書

江上河豚大柳花二月淮船當到家賜金盡賣買田金坐對
八公吟日斜

商德符小景

五老峰前屢往來紫雲如蓋陰崖鬼十年京國頗看書最愛
高僧坐石苔

賦故宋李忠襄公拉烏石渡舊隱

窈窕幽篁帶薜蘿青春日坐蹊路試詢烏石江頭水字有
微波接汨羅

訪杜弘道長史不值道中偶成

雨浥輕塵道半乾朝回隨處借花香
東千樹垂楊柳飛絮
時來近馬鞍

聽雨

并風圍坐髮鬢二絳蠟搖光照暮酣京國多年情盡改忽聽
春雨憶江南

春雲

春雲漠漠度宮城樓雪初融水未生行過御溝成又立起頭
枝上有流鶯

與趙子期趨閣

日出風生太液波畫橋千尺彩鸞過橋頭柳色深如許應是
偏承雨露多

玉堂讀卷雜賦次韻

待漏宮門聽鑰開袖中進卷總賢才奏名殿裏千花合傳勅
階前好雨來

千花覆檻柳垂絲晝刻傳呼淑景遲
聖主自臨新進策侍

臣簪筆立多時

文章光焰貫長虹來者無窮去者空頭白眼昏心力盡高堂
深夜燭搖紅

題陳衆仲助教送人之官南平序後

我憶錢溪最上原春雲爲雨日行天何時獨上溪邊閣不待
冷風已洒然

院中獨坐

何處他年寄此生山中江上總閑情無端繞屋長松樹盡把
風聲作雨聲

題歐陽原功少監家布政仲畫

汾陽日二水生波翠袖黃裳晚權過瓊檜月明花妍好鳳毛
春暖錦夢安

楚宮朝雨過江潭燕二新來試浴蠶庭下錦衣皆推子牕前

秀色是官男

子昂人馬圖

綠衣奴子十七八面如紅玉摩馬過繡簾美人中共看堦前
青草草花多

紹興間臨安士人有賦曲一春長費買花錢日二

醉湖邊玉驄慣識西湖路驕嘶過沽酒樓前紅杏

香中簫鼓綠揚影裏鞦韆晚風十里麗人天花壓

鬢雲偏盡船載得春歸去餘情付湖水湖烟明日

重扶殘醉來尋陌上花鈿思陵見而喜之恨其後

疊第五句重携殘酒酸寒改曰重扶殘醉因歐陽

原功言及此與陳衆仲尋腔度之歌之一再董此

字求書其事因書之并系以此詩

重扶殘醉西湖上不見春風見畫船頭白故人無在者斷堤

揚柳舞青煙

題畫古木

高秋木落洞庭空
五岳陽城南多晚風
蛟龍夜護玉壇空
劍影長留明月中

八月十五日得旨先歸驛騎在門復召還草
詔十七日至桓州驛題壁

烏桓東望天無際
祇有銀蟾出海頭
不得吹簫送清夜
禁城鐘鼓度中秋

子昂幽蘭脩竹

舊時長見揮豪颯
脩竹幽蘭取次成
欲把一竿蒼水上
鷗波千里看雲生

子昂竹石

數尺琅玕近玉階
連昌宮苑少人來
庚子蒼石如人立
恐有

題名上紫苔

畫竹石

井中墮却翡翠釵
海上拾得珊瑚鈎
蒼龍過雨影在壁
斷雲零落令人愁

簣管谷中春事晚
老鶴恍啄莓苔生
長鳴夏雨氣潤舞羽
脩：山月明

酬書巢送棕帚

積雨蒼苔路不分
松華盡日落紛紛
塵埃滿袖歸來晚
誰與柴門掃白雲

子昂畫

棠梨枝上白頭翁
墨色如新最惱公
直似故園花石外
銅盤和露寫東風

送上黨長

春雨人參長紫苗縣庭無事坐終朝俯看雲氣千山表野有
新田市有謠

畫馬

蕭條沙苑貳師還首宿秋風盡日閒白髮圍人曾習御長鳴
知是憶關山

魏國夫人學畫眉宮門准入許先馳春風十里間鄉澤新賜
金鞍不受騎

畫羅漢

虎嘯千山木葉空晴空無歇著神通蒼龍浴罷軍持水閒玩
明珠似日紅

題納涼圖

百頃芙蓉水滿隄綺窓只在畫橋西羊車薄莫過湖曲驚起
鴛鴦不並棲

題畫

松戴蓬萊山上雪竹含滄海岸邊風三更月上誰能省唯有
河東學劍翁

題越子匡山巖瑞香水仙聚蕙

梁園池館日蒼涼飛蓋追隨憶故鄉澤畔行吟春事晚時
駐屐近微香

息齋竹

紫貂蚤解微圍驟一掉夷猶雪滿簪山雨欲來春樹暗盡將
情思寫江南

冬至前一日會吳宗師

繇々微息起黃庭仰望轉桑拂帝青海上鶴來知有意手持
揚許寫來經

題吳彩亦為所書唐韻

豫章城頭寫韻軒繡簾穿地月娟人尋常鶴唳霜如水書到人間第幾篇

壬申芝亭春帖子

祗今江上無茅屋何日成都有尊田若荷聖恩歸去蚤東風擊壤慶堯年

髮從更白三千文身似初生第一春久向黃庭留白鶴偶隨華蓋駕蒼麟

東風吹雪著鬚鬚目力都妨讀舊書兒子總堪供稼穡故人還許共樵漁

一種芝蘭異楚新儀如鷲鳳氣如春他山借石成瑚璉莫負深耕種玉人

華夢樓宴集圖

華夢樓前翠輦來寧王吹笛石花開夾城誰敢爭馳道獨對

霓裳進玉盃

為歐陽學士題子昂墨竹

蒼崖倚木雲千尺新筍穿林玉一雙若到瀟湘聽夜雨定知剪燭向西窓

先生歸到歸鴻閣閣下應生此竹枝定有鳳凰來共宿可憐翡翠立多時

送道士趙虛一歸金陵

二月二十五日集侍立延閣上顧問集嘗至金陵否集謹對曰嘗到又曰冷亭是汝所題往年八九至其處

新松當長茂矣集謹對曰臣落是未種松時到也近臣奏曰玄妙住持道士趙虛一所種也

十日然又顧問曰已陞觀為宮汝知之乎集謹對曰臣奉勅題榜賜之矣是日歸虛一來別歸江南即告以聖上不忘冷亭

之意又三日以大宗師賦詩贈行董先生為持卷來索賦因錄所得聖語如上云

春明書侍奎章閣 聖上從容問治亭為報仙鄉趙貞士新
松好護萬年青

題子昂春江聽雨圖

越鳥巢南枝所欲得於江湖之上者甚不多也區區不
余界觀此慨然

憶昔江湖聽雨眠翩翩歸鴈度春前數株古木依茅舍老去
何年路金

贈思州田氏楊夫人栢舟堂

白髮高堂畫雲霧皆自將恩義教兒孫漫使獲得千株柳春雨
深之荷主恩

次韻杜德常典籤秋日西山有感

落日龍舟山下回 千門依舊對山開霜凋碧樹烟生草從此

頻傷八月來

百頃夫容野水光 涼梁秋日度流香空遺玉座臨高閣只有

金仙住上方

閣上露華生翡翠滿 陰日色射金虬舊時車駕迎風動此日

闌干傍水流

每進文章出殿遲 日華西轉萬年枝甘泉罷幸揚雄老滿髮

秋風不受吹

題畫初筵仲雅畫

夢裏江南憶舊遊 明窗翠佩不勝愁一鉤纖月清如水吹笛
何人共綵舟

黃空夫容外狗

西旅初聞效貢來 金衣覆地不凡材騶虞麟趾同靈圖抱子

花陰卧石苔

題柯敬仲畫

牽牛引蔓上棠梨，有四禽夜々栖。自有秋風動疎竹，江南落月不須啼。

是蔡端明蘇東坡墨蹟後

天際烏雲含雨重，掛前紅日照山明。高陽道士今何在，青眼看人萬里情。此祭君謨愛中詩也。僕在錢塘一日，謁陳述古邀余飲堂，別小閣中壁上小畫一，見君詩真跡也。綽約新喬生眼，心侵尋舊事。上眉尖問君別後愁，多少待似心潮夜々添。又有人知云長垂玉箸，殘粧肯為金釵露。指萬閒愁何日盡，一分真態為誰添。二詩皆可觀後詩不知誰作也。杭州營藉周多蓄奇茗嘗與君謨鬪勝詔又知作詩子容過杭述古錄之詔

泣求落籍子容曰可作一絕詔授筆立成曰隴上粟空，歲月驚心看回首。自梳篦開龍若放雪，衣女長念亂音。船若經詔時有服衣白一坐嗟嘆，遂落籍同輩皆有詩送之。二人最善，胡楚云淡粧輕素鶴翎紅，移入朱闌便不同。惟笑西園舊桃李，強勻顏色待春風。龍靚云挑花流水本無塵，一落人間幾度春。解佩暫酬交甫意，漣緜還見武陵人。固知坑人多慧也。

祇今誰是錢塘守，願解湖中宿畫船。恍起鬪茶龍井上，花開陌上載嬋娟。白樂天詩人夢了君謨附詩

老却眉山長帽翁，茶烟輕颺鬢絲風。錦囊舊賜龍團在，誰為分泉落月中。

三生石上舊精魂，解后相逢莫重論。縱有繡囊留別恨，已無明鏡著啼痕。

能言學得妙，蓬華贏得春風對。空食衲衣薄，未老為題
鬢。向金沙。

舟立柯敬仲多善書，晉法書至宋人書殆百十
函隨以與人弗留也。他日獨見此軸在几格間，
甚怪之。及取觀則下坡翁書。君謨夢中詩及
守居閣中舊題也。坡翁書於君謨夢中詩及
軒輒強明之流與。太守放營妓三詩亦辱翁
翰墨流傳至今亦。緣耶卷後多件紙敬仲求
集作詩識其後賦。四首是日試郭北里。四日
亦轉深不復能作。又知年歲後雖若此者亦
尚能作否。臨措慨然。至順辛未二月望日蜀人
虞集書。

題畫色山圖

巫山空翠濕人衣，玉笛凌虛韻轉微。宋玉多情今老矣，閒雲
閒雨是耶非。

題東坡帖

東坡先生書少陵翁負新行筆力與辭氣同一高古，憶
在江上聞舟人竹枝一首，謾識於此。

魚復浦前春水生，負新渡江初月明。憑郎莫下巫峽去，楚王
宮殿在專城。

題畫張彦輔小景

山下吳王避暑宮，宮前浪起白蘋風。抱琴響屐廊頭去，多是
扁舟笠澤翁。

題李氏青溪精舍

昔逢李白青溪上，醉著宮花紫綺袍。松雪落崖廻晚暉，海風
吹月見秋豪。

題李氏浩然堂

水涵青溪花滿聚浩然堂上春風小車還過溪頭去偏看
青山似洛中

聽雪軒

樓前宿鷺起星河近歲江南雪轉多投老鍾山寒不寐滿山
松竹夜如何

放鶴亭

山人不受北山移春雨開田種紫芝昨日華陽真逸到伯令
過海問安期

臘日偶題

大藥無功卦氣銷等閒變髮雪飄蕭東家釀得苗精酒說道
凌晨許見招
舊時燕子尾絃重覓新巢冷未堪為報道人歸去也杏花

春雨在江南

無題

負暈琅玕冷於水綠韞烹魚手操七西風歸燕杏梁深恨不
身先貴人死

與陳升海

門外大風都不起牕前卷書淨於水匡廬道士上清來吹笛
數聲月明裏

與陳道士

門外大風吹樹倒牕下燒香禮黃老日午誦徹大洞經白鶴
隨人啄瑤草

題扇與周幹臣

玉壘松花蜜餅香龍珠星顆露盤涼遙知環碧樓中坐翠竹
蒼松夏日長

樂府

次韻禮院孟子周僉院秋夜曲二疊

天濶秋高初夜長浮塵銷盡霧蒼茫澄之孤月轉危墻金井
有聲惟墜露玉階無色不疑霜不聞人語只吟蟬

風力清嚴掃莫煙纖塵不碍月嬋娟太虛那得有中邊大地
山河空復影九霄宮闕舊無傳幾承劍氣一飄然

招能少府

南阜小亭臺薄有山花取次開寄語多情熊少府晴也須來
雨也須來隨意且銜盃莫惜春衣坐綠苔若待明朝風雨過
人在天涯春在天涯

廬山尋真觀題法曲導引

闌干曲正面碧崔嵬嵐氣着衣成紫霧黑香橫壁長發台
玉蟾影拍影掃空臺江海客欲去更徘徊霧影雲鬟何處在風

泉雪澄幾時來鶴翅九秋開

題梅花寒雀圖

殘雪曉牕外幽禽小春聲初動苔枝是花落知多少春起早
苦被東風惱綠陰青子歸來好滿徑生芳草

柳梢青題楊補之梅花

至順癸酉立春客有持逃禪翁此卷相示清潤縵藉使
人意消因所題柳梢青詞亦賦一首云

從別幽華玉堂金馬十載忘家橫幅踈枝如逢舊識同在天
涯荒村茅屋軟斜待歸去重尋釣槎解卻絲鉤青鞋藜杖翠
竹江沙

風入松

畫堂紅袖倚清酣華髮不勝簪幾回晚直金盃殿東風軟花
裏停膠書詔許傳宮燭香羅初剪朝衫御溝冰泮水接藍

飛燕又呢喃重。簾幙寒猶在。憑誰寄金字泥緘為報先生歸也杏花春雨江南

頌

皇太子受寶頌有序

臣某等敬觀皇太子受寶於行幄謹再拜稽首而言曰臣聞古之所謂能以天下讓者審幾於先事謂之至德既勸而庸巽謂之子賢是皆人道之常而未若今日之盛者也我皇太子以人文之資智勇之德當撥亂反正以續祖宗之統則躬當大難嬰犯霜露而不辭及功成治定既膺歷服之歸則推奉聖兄謙居儲貳而不伐剛明之斷堅於金石而無變素定之誠管諸天地而無疑求仁得仁若處固有樂道忘勢訢然無為此實帝王之所難能古昔之所未有而卓然特見於前後千萬世之內者也臣嘗讀周易而觀於乾龍

之象自潛至躍時升位異九五天飛中正極矣益進而上庸知退乎而仲尼之讚上九曰唯聖人知進退之正言非聖人不能及此噫仲尼發此義於千五百年之前而時見其事於聖代宗社生靈萬世無疆之福也於乎盛哉臣等幸以文學得備延閣之顧問親逢盛禮爰敢作頌以獻頌曰於穆皇儲文武聖明於赫大帝受命輯成天運日行既明既健神交意孚曾是脩遠帝載能旂其行遠萬民僕來皇儲有思載思載瞻于廬于依式好在原莫敢寧颯風雨孔時道無游塵肅鑿車通宵及晨帝曰勞止毋趣行邁會言近止交喜更慨灤陽之京世皇所營我母即安次于郊垆坰有豐草雨露既渥差駟于牧鯨纓濯皇儲攸止百靈具扶群臣受詔奉寶來趣維時蘊積龍光上燭祖宗之傳景命攸屬寶來自天追琢有章卿雲隨之五色景芒有親有尊

有友有愛以承武皇 聖孝斯在古人有言兄弟家邦咨爾臣庶於乎勿忘史臣作頌丕昭盛德既壽以昌子孫千億

郊祀慶成頌

奉章閣大學士光祿大夫臣忽都魯都兒迷失等言臣聞天子有天德則克當天心以享天命故其爲禮必親祀上帝而尊祖以配之所以明乎大寶之位付受繼承之公至誠而無妄者也粵若至順元年十月辛酉親祀南郊前一日大駕出次郊所天光低徊陽煦充達水釋于澤風不鳴條群臣駿奔百靈後先其在齋宮也端拱無爲致思純一神物表見雲氣發輝五采郁紛弥綸會際人神之感已兆于斯至乎望舒方中星緯環列太和磅礴如時在春降玄水於方諸明燿火於紫陞奉常告具侍中奏嚴玄裘廼御匏勺斯舉奠圭升燎上帝臨饗有神光以致祥出景星以昭德熙事備成坤乾

暉乃還次于幄殿將迎嘏於陽谷應龍嘯其重潤若霧絢乎

曾霄

天子又出次而拜貺焉於是公卿大臣奉觴上壽各

陳其說以贊休嘉

天子曰嘻予以天地祖宗之靈克正統

緒君臨兆人凡所以昭事上帝者豈私朕躬哉予惟對越億

萬年而無斁者予何敢不勉於戲聖人之心天之心也故感

應之速如此敢再拜稽首而獻頌曰

惟皇建國辨方正位相其南東吉土立時象園于穹因高于

地稽古有作以事上帝昔我皇祖受命自天報祭之始以

質爲虔土宇闡章弥文日宣作樂告成式礼弗愆赫

世祖百度咸秩 成廟繼志奠此郊域於皇

武考敬恭翼二并配

太祖貽我憲則禮已始興命彼儒臣酌今之宜考古于文玉帛犧盛越席陶尊將命寔來則有司存人習見聞曰茲既備

惟我天子聰明睿知曰惟事天匪躬莫致既裸於廟又議
饗帝自我踐祚于今三年兩暘若時稼穡無害孰爲貳携神
發其奸孰爲不庭服于師千衆賢在廷夙夜濟二人而陳規
出則將美覈名以實總綱于紀一人以寧萬國感理并中于
郊實惟其時載卜載諏曰惟辛宜載後載齊我將親祀無敢
弗共在尔有司大臣若小臣間執禮循黎
民云二衆神般二載嗟載咨載悅載欣惟明天子與天爲
一不饗亦臨不顯亦式矧茲來郊袞冕佩躬酌躬薦上帝
用格明星景光卿雲麗天望之若遙顧依于壇當寒而暄涉
降舒安行礼孔彰天豈不言皇二丕基明二聖君億萬億
年盛德日新以對于天以侑于民稽首作頌播之韶均

銘

劉氏求志齋銘

作事之始志必先立如游有方若歛置的苟不素定俟二奚
適是故君子惟志是尚灼知當爲勇往不讓職有常分匪求
外妄其志伊何惟道是義是達是行求而得矣無顯無隱從
事在已信美刘君執書受徒惟志之求爰表齋居尚審尚端
勿惰勿于

益齋銘

人有不足則必求益小人于利君子于德雖同於求實異其
物是故學者當慎所擇奪上弗饜賤下自豐日極而攻于凶
之逢知有未崇道有未隆力致其功美積乃躬齋居君子去
彼取此善不在大過不在細迂之如風改之如雷勇無留難
尚鑒茲哉

陳伯昇新齋鑿北牆之兩端因空以容置舍琴書
則遷而寘焉請虞集爲著銘其左銘曰

潛神于深養威于陰蓄之有方奮爲雷風君子則之作度居
琴內密以安外無後淫時出用之以哥雅南開靖永年勿襲
以欽

中齋銘 聖者

凡人有生寔受厥中氣有奇偏或害乃躬聖神是測於過不
及損益寔虛斟酌緩急約其反歸藥石則施中焉而止教必
有師藝之專成乃墮於術善尔齋居知中之極

爲儲憲臣作韓氏陶研銘

大陶軒轅范阿泓搏丹合土水火并隕然凝質幾天成重厚
密澤堅方平發揮文章著光晶磨涅千歲無毀傾蒲南愛之
如奉盈有虞尚陶爰勒名

洮硯銘爲陸友仁作

芸生洮中化元玉膚理縝潤色正綠保而用之其郡陸

韓克莊硯銘

毓德深泓達材清明磨礱圭角浚澗光精至溥之澤至華之
英作爲文章以頌治平

潭心銘

馮玉得吳先生所遺詩取詩末潭心字以爲己自豫章揭曼碩
既爲之銘玉又欲予銘予笑言哉姑拾其緒餘以誦之云耳
其辭曰

潭有止水環鄉得中名之曰心天光下容舉體涵空即物顯
色日行中天委景如的因見而指謂中在茲實無限量可擬
津涯雖無限量而有自起歛微散殊周流終始往來有恒應
感不私天施地生莫爲而爲受而生者明通則一請視斯潭
沈應何迹齋居君子鑒而新之敬以事天不其純而

永思堂銘

先王制礼一本民彝察乎情文匪強偽爲惟均受命心同理
一品節以行至當有則執親之喪哀貴外興國俗則亡脫因
獨能知能之良隨感以見弗學而合昭厥本善二之所推寧
止於斯君子曰嘻我其擴之於惟克思作聖之事禽獸是歸
弗思尔已尔美尔牆如將見之召辱貽名勳必致思翼二新
堂孝子所止以宴以享皆思之地服惟三年喪則終身死而
後已慎哉爲人薄化還敦詎不由此我銘末思以錫孝子

贊

御書贊

欽天統聖至德誠功丕文孝皇帝當龍德之淵潛乃海瓊而
十邁山川近承於潤色草木咸被於恩光况乎粲然雲漢之
章照耀下上昔人有言天不愛道地不愛寶此之謂歟故武
略將軍瓊州安撫副使臣林應瑞之子天麒得事 上於游

冰翰墨之際百拜求所以顯揚其親者乃蒙賜之梅邊二字
以貴飾其祠堂云至順元年閏七月天麒朝於京師來求臣
集述贊於下方集拜手稽首而作贊曰

天日照臨萬物咸遂有生有成何間遠迹顛瞻海邦波濤不
驚上際於天晨光清明小臣守土靖恭厥職維皇念之厥有
殊錫維南嘉禾梅作其花冰雪之英炫於朝霞昔者其胄有
若逋者隱於湖山託此爲雅今以命之輝光其家億萬斯年
承我休嘉

御書贊

天子親除吏至御翰墨以賜之此 聖恩之至隆文治之極
盛者臣伯單衣被光顯何其榮乎臣集謹再拜稽首而述
贊曰

宮中之政昔統冢宰出令詔礼陰教斯在維 皇念之慎簡

乃僚書以命之雲漢於昭凡我民庶敬共率職永懷忠貞以報天德

臨川六先生畫像贊

業廣而精德周而尊鑿析群言以究斯文章南玄端書冊左右山豆第君子天錫眉壽

自贊

邈乎千載之下而謂古今一時也眇乎五尺之軀而謂天地一體也廓乎不自知其所知也微乎未能至其所至也恍乎若憂非有傷乎其內也泊乎若休無所待乎其外也服今人之服食今人之食同乎今之人聊以順吾際也讀古人之書頌古人之詩思夫古之人不知其之至也

曾子輩僉院畫像贊

篤信聖賢之要力求經傳之遺泥乎山嶽之時祭乎日星之

垂端居兮憂世之侃之致用兮儼然而有思繫豈弟之君子庶人文考在茲

奎章閣大學士光祿大夫忽公畫像贊

蒼然松柏之堅貞績乎圭璋之粹美慈焉在物之春風澹若秋淵之止水抱完器而晚售逢 聖明而特起絀往哲之緒言貫声文而同理造膝乎帷幄之密贊化於經綸之始致清華於崇朝長詞林以踰記謙自牧以立誠勇有爲於信史受深知於 明主曰嘉遜之君子開延閣而首召竹嘉言之來啓剛不吐而柔不茹滿知足而高知止著龜宗社之先幾麟鳳治朝之多祉錫眉壽以爲期儼丹青之綏履

蘇君真像贊

偉哉蘇君曰子寧父廉有所不取介有所不與赫亦有所不趨澹泊者有所不去嚴於操持有所不爲謹於思慮有所

不語以詩書爲業而不虛不踈以法令爲師而不深不因此所以用適乎今而行合乎占畫而肖之萬一得其心素矣

西夏相幹公畫像贊有序

公姓幹氏其先靈武人從夏主遷興州世掌夏國史公諱道冲字宗聖八歲以尚書中童子舉長通五經爲蕃漢教授詳論語註別作解義二十卷曰論語小義又作周易卜筮斷以其因字書之行於國中至今存焉官至其國之中書宰相而歿夏人嘗尊孔子爲至聖文宣帝是以畫公象列諸從祀其國郡縣之李率是行之夏亡郡縣廢於兵廟學盡壞獨甘州僅存其迹興州有帝廟門榜及夏主靈芝歌石刻涼州有殿及廡至元間公之曾孫雲南廉訪使道明奉詔使過涼州見殿廡有公從祀遺像欬歎流涕不能去求工人摹而藏諸家延祐間荆王修廟享盡撤其舊而新之所象亡矣廉訪之

孫奎章閣典義王倫都嘗以禮記舉進士從子成均於閣下又爲傳焉間來告曰昔故國崇尚文治先中書與有功焉國中從祀廟學之像僅存於兵火之餘而泯隊於今日不亦悲夫先世至元所摹像因無恙也願有述焉以貽我後之人乃爲錄其事而述贊曰

西夏之盛禮事孔子極其尊親以帝廟祀乃有儒臣蚤究典謨通經同文教其國都遂相其君作服施采顧瞻學宮遺像斯在國廢人遠人鮮克知壞宮改作不聞金絲不忘其親在賢孫子載圖丹青取徵民史

天根子贊有序

天根子者金華葉審思先生也先生生長富貴家人世之樂略已足備而自幼求道甚切徧歷諸方年四十餘始克盡屏諸累往來閩粵間大山蕨林草屋石室蕭然獨居宴坐定息

或累數千晝夜人有疾病水旱殃怪之屬強起之亦欣然往
應如其禱而初無所為也有西域僧自海上至海上人長老
識其為三三百歲人人扣其道不可得見先生獨喜而告之
曰海岸有草與子採之鬻瀕立成黃金先生咲而不受它日
又曰行吾所能壽千百歲不足為多吾久擇人殺之無如子
者先生又不受僧嘆曰吾先佛所謂大乘根器者予聞諸青
田陳衆仲者如此至順二年聞有天根子北游醫無閭之山
訪其友蒯子訓之徒予解后見之則先生也子從問天根之
說得其言而次第之作天根子贊贊曰

起乎其乾墮乎其坤氣聲軋摩營霸吐吞執鼓其橐為此禽
闢往禪來續生以不息君子湛默求端於初視聽內收返旋
中虛魏、尊高至極之極能生天地以及萬物譬之於龍飲
微保沖綏、來什體元用充出入百為私智妄作歸未有德

不矜不怍無以喻之命曰天根形銷名亡獨此之存廻錄金
華去之海上神明性愉玩此無家瑤峯翠巖扶跡靈風
鬱迴光儀發舒紫、重山日出醴露茂育無方以長終古

橐駝圖贊

皇武肇迹宛、龍漠其居其康輯乘為郭有服維駝馮肉載
嶠轟旃帷房儵軋輦軋、千里載泉千橐黃頭羔裘騎引
顛却人習見聞、聖獨有作深宮穆清思詔勤約手著厥初
伊勞匪樂公劉績稷于邠式廓畏饑啓行致祚八百史臣作
雅稽古允若

大象圖贊

皇帝畫大象二贊
皇太子監察御史前典寶少監臣忽禮台承命裝演而寶藏
之翰林直學士臣集再拜稽首而作贊曰

有偉馴象首自南域傳華鑿錫路車是服維 皇在輿游目
於式任重持安賦力知德燕聞以思寓之几格天章龍文臻
妙造極嗟爾微勞尚軫宸臆師武臣能有不察識若稽冠犧
受圖布畫遠取不遺以啓神易秘茲形容克配古昔臣用述
贊與世作則

謝靈運小像贊

刊山木以遐眺
汎浮雲而脫疑望高秋兮極浦見夫容之出水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

道園學古錄卷之五

在朝彙五

雍 虞集 伯生

序

雲南志序

京師西南行萬里為雲南雲南之地方廣蓋萬里在

憲宗時

世祖帥師伐而取之守者弗能定既即位奠海內使省臣賽
典赤往撫以威惠公其俗而道之善利填以親王貴人者四
十年方是時治平日臻士大夫多材能樂事朝廷不樂外宦
天子閱遠人之失牧也常簡法增秩優以命吏而為吏者多
徼幸器各亡治術亡惠安遐荒之心禽獸其人而漁食之亡
以宣布德澤稱 旨意甚者啓事造孽以毒害賊殺其人故
暴悍素不知教冤憤竊發勢則使然不然舍生樂死夫豈其

情也哉嗟夫葦壺迎侯之民日以老死且盡生者格於貪吏
虐率以自遠於恩化其吏士之見知者亡所建白馭於中者
不識察其情狀一隅之地常以爲中國憂而論治者卒未究
其故不亦悲乎河間李侯京繇樞廷奉使宣慰烏蠻烏蠻雲
南一部也始下車未及有所施會群蠻不靖怒行調發餽給
填撫周履雲南悉其見聞爲略志四卷因報政上之集嘗按
而讀之考其生產風氣服食之宜人物材力之愚智勇怯山
川形勢之阨塞要害而

世祖皇帝之神威聖略覽想見未嘗不俯伏而感歎也其
志曰張喬斬犴猾長吏九十餘人而二十六部及降諸高孔
明用其豪傑而財賦足以給軍國史萬歲貪賂隨服隨叛梁
毗一金不取酋長感悅李知古以重賦賦傑尸張虔陀以淫虐
致亂死者至二十餘萬中國卒不能之此於事至較著明

白者也其術不其簡易乎有志之士尚有所鑒觀焉至讀其
紀行諸詩必有悲其立志者矣

稟城董氏世譜序

維先王建国邑命氏族以報功德之臣其功德有厚薄而子
孫有盛衰也不可以無維持之法故因其嫡庶親疎而等殺
之爲之大宗一以重其本爲之小宗四以聯其支然後本原
之深固者得以暢達蕃衍而末流餘澤雖或小有間斷者其
勢盤固錯互亦不可動此三代之際功臣世德之家所以傳
代歷次至於數十百年與其國家相爲終始者也然其法之
廢久矣漢初群臣未有無功而侯者及其見絕遂散爲民庶
降爲庸保後雖欲稍收合而封樹之往之又泯沒而可續者
無幾是豈其澤固若是斬然哉亦維持者無其素耳魏晉下
逮隋唐徒以百官名臣之族姓家有譜謀官有簿狀昏因選

舉互爲考證子孫亦有所顧賴而世系因得不失故雖世代
促迫功烈不及於古後之君子猶有所徵焉故曰宗法立世
系明則世臣多而朝廷之勢尊於乎有國有家者可不思
古之成法而補今之不足也與吾於國家功臣之系得稟城
董氏功德事狀思見其子孫之能長久也乃爲錄而序之以
附其家傳使其後之人猶有考於其本而知所維持焉則庶
幾先王之遺意也譜曰董氏出董父者以字爲氏出陸終之
子參胡者姓董以姓爲氏其在稟城者墓有遺石表曰御史
大夫然中更亂離不知何代人亦不知其所自氏今定譜自
其可知者世別而備書之

高唐李氏世譜序

高唐李氏譜一篇李處恭所自撰也維昔黃帝之子孫分國
受姓尊宗別庶歷堯舜三代數千年見諸傳記叙次可觀而

漢隋唐之際名家巨族莫不有述蓋古人之重譜牒如此嗚
呼由厥初生民而至於化育繁殖無窮矣然傳緒由世德故
多不齊或隱或著或微或盛或久或近或廢或興時世推遷
泯然中絕者何可勝數而獨於其中形統氣禪綿延之幾
千百傳得至於今日而得聞者殆非偶然之故或者昧於世
德莫究所自始豈皆忽焉墜之亂離相仍不幸散軼而氏族
所因起固多不可強推者唐人突尚氏族而李氏之譜曰李
氏嬴姓自咎繇世官大理爲理氏由利貞食李逃生爲李氏
蓋難徵矣且書有天下之日隴西之外別族尚多其以功賜
國氏者又多至十數族分合之由久而淆混雖有博識精別
之士亦將若之何哉故嘗感歎而爲之言曰夫人之生体性
一本也氣形一切也而何別異之有然子孫之於祖考雖若
邈焉冥漠而精神貫通魂氣之復胎嚮之交感應无間焉可

誣也是故前乎今而億萬年不可知矣後乎今而億萬世亦不可知矣不可知則亦未之知已而孝子曾孫之處乎其間者必有事焉則不可以不知也夫然則今之君子感傳緒之在茲邈世德之不易蓋亦求知於孝子曾孫之所當知者乎如此可謂知所重矣

田氏先友翰墨序

女真入中州是爲金國凡百年 國朝發迹大漠取之士大夫死以十百數自古國亡慷慨殺身之士未有若此其多者也於乎中州禮樂文獻所在伏節死誼固出於性情也哉彼其人固知天命所在寧輕一死而不顧吾知其感於中者深矣及余來中州追其哀憤之遺意將次序其事以待來世已七八十年故老莫有存者簡冊無所於徵未嘗不爲之流涕而大息也間從將相故家竊問

世祖皇帝初時事云當時豪傑不死者莫不起爲 世祖用不起者竟老死然其才智足以用于世於乎此其不輕於死者固亦非淺丈夫也蓋以是知 世祖之聖神無敵於天下矣大德七年夏兵部員外郎彰德田君師益緝其先友手翰爲一卷使余爲之序余讀其辭而悲之蓋其憤鬱哀壯稱余所謂豪傑者多在是 楊弘道字淑能淄萊人 王盤字文炳東平人 姚樞字公茂中書左丞謚文獻 徒單公履字雲甫女真人 高鳴字雄飛大原人 張家字義夫彰德人 趙復字仁卿楚人 楊雲鵬字飛卿 檄舉字彥奉閬東人不羈詩有律 劉百熙字善甫燕人 平玄字浩然真定人 郭可昇字仲通渾源人 楊果字正卿中山人 薛玄字微之洛陽人 曹居一字通甫燕人 杜仁傑字善甫濟南人善謹 趙著字光祖燕人大俠 張朴字孝純 田

文鼎字仲德衍之先君子也 史墨者其鄰人詩文總八十
五衍師孟名六月庚戌西蜀虞集序

游長春宮詩序

匡朝初作大都於燕京北東大遷民災之燕城廢惟浮屠老
子之宮得不毀亦其侈麗瑰偉有足以憑依而自久是故迨
今二十餘年京師民物日以阜繁而歲時游觀尤以故城爲
盛獨所謂長春宮者壓城西北隅幽迥亢爽游者或未必窮
其趣而函人奇士樂於臨眺往來得意乎其間大德八年春
集與豫章周儀之四明表伯長宣城貢仲章廣信劉自謙廬
陵曾益初始得登於其宮之閣而觀之神京雄據之執瞭然
几席之間於是古昔之疆理近代之興廢因得指而論之信
可謂奇觀者矣嗟夫遠蹈幽隘者无與乎宏達之觀近爲世
用者何有於間曠之適今吾六人者幸生明時以得從事於

斯也然而簡書責任之所不及迺得以其深懷遠志一肆夫
登臨覽觀之勝豈非天與古之能賦者其有京樂虧成必托
歌詩以見志茲獨不可相與諷詠以待夫後之知者耶况乎
人生出處聚散不可常也解后一日之樂固有足惜者矣豈
獨感慨於陳迹而已哉乃以蓬萊山在何處爲韻以齒叙而
賦之得古詩六首別因仲章所賦倡和又得律詩十有三首
粹爲一卷謹叙而藏之

送許世茂詩序

某嘗言於表伯長曰先王之澤及於人深且厚矣而祀宋文
獻之無徵則歷年久而益忘之故也故國之亡垂三十年而
百世禮樂之淵懿淪落銷刻其存无幾者何也上之君子將
有事於制作或者求而訪焉則其所取徵不其微乎嗟夫斯
文之興衰信非其人之所能爲而眇焉獨爾之緒寄諸其人

者焉可誣也且其獨然一世之下毅然千古之上脩其事終其身以俟不自棄亦不自獻者是蓋故家遺族不忍以其積委之夕遂就於湮微者也或者不察將以爲與持深挾高之士計數於一日猶瞠然矚之亦獨何心也哉伯長聞而解之曰物之盛衰迭爲消息理則固然昔之著見於世者嘗盛矣且子適當其微而何恠其然也及許君世茂上計畢事將歸于武昌乃謂某曰度德論世同於舊者益寡而清慎雅厚若世茂者又當遠去而弗能相左右信乎微者之未遽振也率周儀之貞仲章作詩以送之維吾蜀詩書之故家而近者十數互有存因師友之好而許與我今家江之西故某作送許世茂詩序

李景山詩集序

古之人以其涵煦和順之積而發於詠歌故其聲氣明揚而

溫柔淵靜而光澤至於世故不齊有放臣出子斥婦囚奴之達其情於辭者蓋其變也所遇之不幸者也而後之論者乃以爲和平之辭難美憂憤之言易工是直以其感之速而激之深者爲言可蓋亦觀於水夫安流无波演迤萬里其深長豈易窮也若夫風濤驚奔瀧石險壯是特其遇物之極於變者而曰水之奇觀必在於此是豈觀水之術也哉余讀景山之詩而有感於此矣景山蚤歲即起家掌故樞府不數年遂長其幙方驟用而遽坐廢蓋五年而後宣慰雲南二年而報使移病歸鄉里者又二年矣二十年間爲詩凡數百篇而雲南諸作尤爲世所傳誦豈非感激於其變者然哉然余觀其樞府所賦迺多在於西山玉泉之間其雲南之詩至自叙曰其辭或傳幸得托於中州人士之末雖能悲宕動人察其意則能深省順颺无怨无忿厉之氣其居鄉諸作放曠平易又若

初未始更憂樂之變者余因歷考其所遇而察其所立言考
有以見其所存者庶幾不繆於古之人矣而徒以雲南之作
知景山者特未及窺景山者也景山於書無不讀而酷好老
子於古之人無不學而獨慕白桑天然則其能廓然以自廣
脫然以自處者殆有由來也景山年未甚高而道學方力後
此而有作余將不足以窺之也夫景山姓李氏名京河間人
鳩巢其自號也故其詩總題曰鳩巢漫藁虞某序

女教書序

女教之書者相人許獻臣之所輯錄也古之王者理陽教以
治外后理陰教以治內未有無教而可以爲治者也其教之
之具男子則王宮國都閭巷之孝礼樂射御書數之文是也
女子則織紵組紃之工宗室邊豆之奠姆師之訓誦詩正事
之聞是也其事則見乎日用常行之間父子兄弟之倫男女

夫婦之別飲食衣服之制冠昏喪祭之礼者矣曰女子處乎
閨門之內從乎人而無所專制者也其教之也亦若是其備
耶嗚呼蓋亦觀於周南召南之風乎本乎后妃達乎諸侯之
夫人大夫士之妻以至閭巷田野之婦人女子皆有以涵泳
乎深仁美化處乎身而發乎言者從容動合乎禮法此先王
之盛所以後世莫之及也語治道者豈有遺於此哉先儒君
子所以示吾學者大綱細目罔有遺軼然猶有不能致知而
力行者言女教者近幾絕響自非詩礼之家見聞之習與夫
天資之本美者其不陷溺於流俗者幾希此固知治者之所
憂也獻臣之書六篇略倣朱子小學之書類例本之經以端
其原因乎礼以道其別據先儒之言以極其理叅傳記之事
以適其變而女事備矣君子之立言貴乎有益於風教此書
其殆庶幾乎獻臣學正學行正行居親喪以能喪聞擢官擢

進士高第爲時聞人其成教於家者可見矣書豈空言云乎哉

送文子方之雲南序

自昔著作之廷職在討論文學材藝之士處之無所與乎有司之事也而文君子方之在是官前既出受交趾方貢今又分典選事於雲南何其賢勞也廷議嘗以子方爲刑部主事辭不就意若避劇要也而特無憚遠於是行何也子方之言曰

世祖皇帝之集大統也實先自遠外始故親服雲南而郡縣之鎮之以親王使重臣治其事自人民軍旅賦役獄訟繕脩政令之屬莫不總焉獨不得承制署置屬吏耳凡其仕者服冠帶治文書內地之人與土著豪傑參伍而雜處使其皆受命于朝而後仕也則道里遼遠將不勝其往來每三歲

輒遣使者往即而臨定焉比於閩蜀二廣祖宗制法之意微矣且選調之法自中書吏部才得擬其七品以下其上者固造命於朝廷今使者之出雖三品之貴猶得按資格擬所宜居官以聞其下者如使者所命即治其事歸報出成命授之其重如此是以嘗遣大官若精強吏以往自有成法以來行之四五十年未嘗使踈遠文人以館閣之職行也而執政者選擇而使之然則有不得而辭之矣嗚呼可謂知所重輕也哉或曰古之仕者不出其國命於天子才一二人耳其餘皆其國之人也故其察之也審而用之也當後世雖小官必命於京師而期集者衆選曹不復能察其賢否徒以歲月先後多寡以爲差次此世之通患也然猶以吏部之官數人攷覈討論而後其文具乃始論定以官之蓋亦密矣今遠方雖曰姑俟闕略然使者馳萬里乃至直取其姓名貪闕而聞焉

亦暇於詢政而聽察其人乎苟比而錄之則一利刀筆一日
治之有餘矣何足以勞吾子方也耶曰不然古之言使乎使
乎者天下之達材也遠險之國玩於承平久矣風俗移易之
漸政令張施之故利害之消長險易之通塞治忽之朕兆情
偽之幾微與夫奇材偉器之當以名聞者至者有弗能知也
知者有弗能察也察者有弗能言也言者有弗能達也國家
所以明見萬里之外而制之者將何以哉子方知足以周事
慮足以及遠辯足以達情勇足以致用是行也使邊鄙之吏
民聽其議論而觀其施設悚然驚愕以爲雖一乘之使其風
采才略如此莫不充然而歎羨恬然而厭服知朝廷之有
人也非子方其孰能與於此乎同朝之士以其行之之速也慕
回路相贈之誼皆爲歌詩以遺之嗚呼殆亦難爲言也將言
其設施之方與則子方素慮已定不待於人言也將言其山

川風物之美與則子方將親歷之固能賦者也則果難爲言
矣雖然跋涉之餘公事之暇能無少休乎試取而諫之亦足
以之深導性情之正矣於是察所以期望之意其
亦有發於小知大受之辯矣哉

題史秉文資陽故譜序

某嘗聞父兄言二百年間眉山史氏之盛也方其盛時蓋一
時兄弟至數百房而四明諸史世相封王富貴之極東南無
與並者其稍後真定之史際遇國朝推其所自大抵皆本
太史佚之後云其族三處羅各極一時之盛尤它族之所無
也秉文氏出其資陽故譜石刻固亦眉之分也資陽之族猶
二百房則散在它郡者可推而知已今資陽譜惟秉文一人以
文學仕于朝又能追求先世墳墓譜系於故鄉湮翳之後誠
可尚也今蜀史之在東南嘗見與化史君葯房翁諱孝祥則

學齋秘監先生諱繩祖之令子也。只化與先蜀侯兄弟也。只
化之子以蔭官江西州縣而嘉興路經歷繩武正翁者則通
鑑釋文之曾孫也。近有台孫景星者嘗歷浙東帥府掾教官
也。來求誌其五世祖母出蜀時殺身存後之事。其它以儒學
教授田里及浮湛民間尚多不及。樓數而某不及知者亦多
也。葯房家在江陰正翁家長沙而景星遂真爲湖州人矣。嗚
呼以數千百房之子孫而某所知者僅若此。不亦悲夫。其外
祖揚侍郎亦眉山人。當其盛時不減諸史而仕宦顯著者尤
多。今外祖惟有孫一人與某兄弟同寓江西族人甚少。因
所題族望益重感慨云。

送集賢周南翁使天壇濟源序

先王之禮莫嚴於事天矣。國朝大德十年始雜采周漢唐
宋儒者之說爲壇於國南門外曰園立以祀天。嘗以大臣攝

事。國有大典禮當請命則於是告焉而竊聞。祖宗之制
天子與后親祀天必更服服甚質禮甚簡執事者非世族其
先祖嘗與祀事者不敢與。今道家方士之爲祀也爲壇於其
宮中設祠具用致上帝治文書檄凡鬼神之名者以多爲
貴用其弟子行事盡七日若九日乃成然後範金爲龍形負
以玉刻符凡二。一曰山簡寘之名山深究。一曰水簡即大川
沉之曰將通信於上帝。蓋近沉瘞者云。至大四年辛亥四月
壬寅朔有旨命大長宮道家方士用其法爲祠。既祠將致
其所謂簡者於天壇之山濟水之瀆而集賢周君南翁寘受
命以行君嘗事上帝。上青宮爲文學之臣天子事天尊神之禮
肇見於此其尚克敬致之於戲禮樂之制作大備極太平之
盛典將在今日矣。使且復命當受釐用漢文召賈生故事得
使對從容論說庶幾原理之本推致其節文宜而陳之也。夫

送彰德經歷韓君赴官序

木之為器以利民用者非生而成形也欲圓者取以為規欲方者取以為矩居者取以為屋室行者取以為舟車揉之為弧矢屈之為楛棿惟其有是材也因夫人之所急定之為器以致用焉人亦猶是矣其生也初未有士農賈吏之名儒墨名法之習也時有所尚則群趨之時尚黃老則趨黃老時尚申韓則趨申韓時尚儀秦則趨儀秦尚風節則有黨錮尚標致則多清談非生而然也時之所尚人之所趨則豪傑者必為之先故尚黃老則人材出黃老尚申韓則人材皆申韓尚儀秦則人材多儀秦黨錮之禍多奇節清談之流俱雅人非此數者之能為人材也豪傑者趨其所尚而表之然出乎其間矣 國朝之始定中原也其先離亂傷殘之日久矣老儒學士幾如晨星末之為繼而天下初定圖籍文書之府戶口

既塞之數律公章程之故會期征役之當趨赴奉承之勞蓋必有足其用者焉而操它業者不得與於此也於是貴富之資公卿之選胥此焉出矣然則豪傑之士舍此奚進哉豪傑由是而進則名是業者沛然足以周當世之用也無疑矣迨者聖上嘉尚儒孝而為儒者或以迂緩異儒取訾笑嗟夫非儒者之不足用也儒之名久不振非有特立獨行之識量不足以究其至而世之所謂豪傑有貴富公卿之器以足用夫世者不肖有是名故也誠使一日表章之則向之所謂豪傑有貴富公卿之器以足用夫世者必折而從此矣果折而從乎此則其業之所講志之所存術之所操豈不益有可觀者哉故愚嘗以為人非生而有習業之專名也時尚有以駭之耳必也端其尚而正其移使夫人繇經術道誼以達其才而廣其用則未必徒見表於書計便給而已也京師自昔稱

浩繁而今尤盛爲吏者素號精敏猶或不給然府總其大而
已身親治之者廼在所謂警列使使之佐曰判官尤責任之
藪委者也衛輝韓君守敬自刑曹以明法成名來爲之恢
乎其首餘也政成選爲中都開寧尹又選爲彰德路總管府
經歷余嘗觀其材蓋練於事而敏於成功者也使贊畫諾於
臺省猶優爲之况一郡乎信乎人材之不徒見也余爲成均
博士時其子豫蹕國子生選爲監學典籍從余且父君之適
相也來求序其事以徵詩於大夫君子能賦者必有以贊其
行矣延祐甲寅九月辛未虞某序

送蘇子寧北行詩序

士大夫出處貴乎知所重輕義命是也而人知者鮮矣是故
有合乎此者可不識哉和林城控制要害北邊重藩往時
朝廷歲出金繒布幣餼糧以突之轉輸之事月日相繼猶以

爲未足又捐數倍之利募民入粟其中亦不可勝計由是以
爲殷富又嘗有大臣鎮抚經理之安庶比於都會仕有不次
之擢賈有不貲之獲而僥倖之民爭趨之矣迹者一旦邊警
遽至非亡則隨喪失其所主守緩急無一可賴者何也人素
不知義不守法故也延祐丁巳真定蘇君自樞庭出長其幙
府受命之日不復內顧其家庭議壯之方是時使往者多憚
行使蘇君計其資非不足於美官京師也然毅然當隆冬衝
犯寒雪遠出萬里無所避非所謂知重輕者乎蘇君昔從御
史按事北邊將竟其法或謂邊宜少寬假蘇君持之曰不可
遠人素無教漸不可長何得以苟徇兇當使明知國法凡爲
臣子之義後不敢犯乃所以假之也予嘗聞其言而識之鄉
使後君往者皆持法守令其吏民知分義黑白豈至如今日
哉今此行其能有所設施矣或曰方無事時常人饜其利少

值艱難則君子當之不亦偏乎予應之曰理固然矣且蘇君之志決矣第觀其還報成功于天子可也朝賢送之者皆以歌詩而蜀郡虞某爲之序

送李亨赴廣州教授詩序

明道先生嘗欲聚賢能於大學而教之使以分教天下此誠一道德以同風俗之成法也許文正公初教國子精擇名家高材者以爲伴讀如今翰林承旨姚公故按察副使白公彥隆其人皆傑然有以表襮於世于後伴讀之選拘於例然既受教國學歲久即以次出教外郡則庶幾明道先生之遺意而其效之淺深則又係諸其人非法之罪也番陽李生亨入學數年會同舍生歛者爲大常禮儀院判官得幸今上於東宮以生苦學薦擢爲伴讀三年得授廣州教授苦志敏學在國學之日久其所講明者固將推以行諸一郡也廣爲極

南一大都會昔者儒先人之轍迹猶有可識而其郡之人亦嘗有大名法節具見於世者幸毋以遠而忽之也官成而歸君子將有徵焉教授勉之矣將行之日自大司成以下皆有詩餞之博士虞某爲之序

送廉克赴浙西憲司照磨序

國朝建學之初以許文正公爲之師其弟子往二鉅公名卿才大夫也及門者猶藉其門得美仕至于今不絕國學既立人才由此出爲時用者相望也然特起驟爲大官者常因其族而不盡以諸生選而其人猶曰吾嘗受教國學云耳其由諸生選者三歲一貢貢凡六人其初受官上不過七品今天子即位始特詔歲貢六人而子官自六品以下皆有差於是取材甚急責效甚嚴矣臺臣体聖上之意察於諸生之中得廉生焉以爲浙西憲司屬生系出西方之貴族自平章

公以英材雄略清節重望事

世祖皇帝得以廉爲氏其子孫皆貴近顯用出入中外天下無不知者生之來學也其兄今中丞公嘗實與臺之長貳親致天子之命焉而生也不矜不揚退然就列執經問義歲無曠日友生服其敏師資許其通而生之名著矣此臺臣所以取而用之也然生之家世若此則生以貴官起人孰曰不可今憲幕八品官耳而君子樂道之者以其由諸生選而非常貢也以臺臣之取於諸生者前所未有也以生之族貴而得小官競然若弗勝無自足之容無不足之意也生之行其友皆歌以餞之而請序於僕僕曰子行矣及子之還君子曰是能不倍其學以無負於教育者則庶幾勉之哉

送李擴序

國家之置筆自許文正公文正以篤實之資得朱子數書於

南北未通之日讀而領會起敬起畏及被遇

世祖皇帝純乎儒者之道諸公所不及也

世祖皇帝聖明天縱深知儒術之大思有以變化其人而用之以爲孝成於下而後進於上或疏遠未即自達莫若先取侍御貴近之特異者使受教焉則效用立見故文正自中書罷政爲之師是時風氣渾厚人材樸茂文正故表章朱子小學一書以先之勤之以灑掃應對以折其外嚴之以出入游息而養其中掇忠孝之大綱以立其本發禮法之微權以通其用於是數十年彬彬然號稱名卿材大夫者皆其門人矣嗚呼使國人知有聖賢之學而朱子之書得行於斯世者文正之功甚大也文正沒國子監始立官府刻印章如典故其爲之者大抵踵襲文正之成跡而已然余嘗觀其遺書文正之於聖賢之道五經之學蓋所志甚重遠焉其門人之得於

文正者猶未足以盡文正之心也子夏曰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傳焉程子曰聖賢教人有序非是先教以近者小者而不教之遠者大者也夫天下之理無窮而孝亦無窮也今日如此明日又如此止而不進非學也天下之理無由而可窮也故使文正復生於今日必有以發理義道德之蘊而大啓夫人心之精微天理之極致未必止如前日之法也而後之隨声附影者謂修詞申義爲玩物而從事於文章謂辯疑答問爲躡蹻等而始困其師長謂無猷爲二涵養德性謂深中厚貌爲變化氣質是皆假美言以深護其短外以聾瞽天下之耳目內以蠱晦孝者之心思此上負國家下負天下之大者也而謂文正之孝果出於此乎近者吳先生之來爲監官也見 聖世休明而人材之多美也慨然思有以作新其人而學者翕然歸之大小如一於是先生之爲教也辯傳註之

得失而達群經之會同通儒先之尸牖以極元聖之闡奧推鬼神之用以窮物理之變察天人之際以知經綸之本禮樂制作之具政刑因革之文考據援引博極古今各得其當而非夸多以穿鑿靈明通變不滯於物而未嘗析事理以爲二使孝者得有所據依以爲日用常行之地得有所標指以爲歸宿造詣之極噫近世以來未能或之先也惜夫在官未久而竟以病歸嗚呼文正與先生孝之所至非所敢知所敢言也然而皆聖賢之道則一也時與位不同而立教有先後者勢當然也至若用世之久速及人之淺深致效之遠近小大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僕之爲孝官與先生先後而至孝者天資通塞不齊聞先生言或略解或不能盡解或暫解而旋失之或解而推去漸遠退而論集於僕僕皆得因其材而達先生之說焉先生雖歸祭酒劉公以端重正大臨其上監丞

齊君嚴條約以身先之故僕得以致其力焉未幾二公有他除近臣以先生薦於上而議者曰吳幼清陸氏之孝也非朱子之孝也不合於許氏之孝不得爲國子師是將率天下而爲陸子辭矣遂罷其事嗚呼陸子豈易言哉彼又安知朱陸異同之所以然直妄言以欺世拒人耳是時僕亦孤立不可留未數月移病自免去鄧文原善之以司業召至會科詔行善之請改孝法其言曰今皇上責成成均至切也而因循度日不惟疲庸者無所勸而英俊者摧敗無以見成效議不合亦投劾去於是紛然言吳先生不可鄧司業去而投劾爲矯激而僕之謗尤甚悲哉歸德李擴事吳先生嘗取父先生之書皆得授而讀之先生又嘗使來授古文故於僕尤親近去年以國子生奉今年有司用科孝法依條試之中選將命以官間來謂曰比得官猶歲月間且歸故鄉治田畝益得溫其

舊孝請一言以自警會僕將歸江南故略叙所見以授之使時觀之亦足以有所感而興起矣

送李完赴建德總管序

國朝右武而尚功將帥之家以世相繼下至部曲裨佐無異制也雖有卿相之貴賢勞之著延賞各有分限不得而並焉昔在

世祖皇帝混一海內布爪牙十城於內外遐迹星列棋置聯絡相承定其武功統率之大小衆寡以次受職其子二孫二勿俾廢墜非有大故未有絕而不續者蓋與國家相爲無窮者也故後此者非有奇勲偉伐則未有能得與乎其間者矣噫國家之所以待之者不亦重乎國子楊思睿進曰吾今而後知武功之所以爲重也思睿之所
李完君之領軍江海之上竊以爲未足乃今而後信其所得之遠且父爲可

貴也君以金源之貴族事

武宗皇帝於潛藩以治文書爲職事武宗憫其勤勞書其名封以金璽使樞府如而用之皇太后及

今上皇帝之在潛邸也以君屬樞府如武宗之旨皇慶二年始佩金符長千兵於懷孟之軍而鎮建德焉當武宗之龍飛一時被遇恩寵富貴赫奕熏灼天地者何可勝計可謂勝矣然或不能自艾者物理當然耳非上之恩意不足也君以十餘年之後始即軍事於外郡若不必爲幸然久而傳之子孫可以無窮以彼視此所得果孰爲多乎延祐初元之二三月近臣以君入見嘉禧殿聖上顧而念之若曰所佩金符故敝何以示遠人寵舊功更命尚方以新製者賜之天下之長千兵者多矣有府歲奏所當得者以百十數孰得此於盛明之朝也哉君賢而樂善其被遇固當異於常人也欤

請叙其言以遺之子曰人材者有國者之瑰璧重寶也賢而樂善誠如君侯者其將傳所授於其後而才能見用於顯要無難矣吾固將望之豈徒曰送之云乎

經世大典序錄

欽惟

欽天統聖至德誠功大文孝皇帝以上聖之資纂承大統聰明睿知度越古今至讓之誠格于上下重登大宝天命以凝於是關延閣以端居守中心之至正慨念祖宗之基業旁觀載籍之傳聞思輯典章之大成以示治平之求則廼天曆二年冬有旨命奎章閣學士院翰林國史院參酌唐宋會要之體會粹國朝故實之文作爲成書賜名皇朝經世大典明年二月以國史自有著述命閣學士專率其屬而爲之失師丞相答剌罕大平王臣燕帖木兒總監其事翰林李

士承旨大司徒臣阿隣帖木兒奎章大學士臣忽都魯篤爾
弥实奎章閣大學士中書右丞臣撒迪奎章閣大學士大禧
宗禋使臣阿榮奎章閣承制學士僉樞密院事臣朵來並以
耆舊近臣習於國典任提調焉中書左丞臣張友諒御史中
丞臣趙由安等以省臺之重表率百官簡牘具來供給無匱
至於執筆纂脩則命奎章閣大學士中書平章政事臣趙由
延而貳以臣虞集與學士院藝文監官屬分局脩撰又命禮
部尚書臣夔擇文學儒士三十人給以筆札而繕寫之出
內府之鈔以充用是年四月十六日開局做六典之制分天
地春夏秋冬之別用國史之例別置蒙古局於其上尊國事
也其書悉取諸有司之掌故而脩飾潤色之通國語於亦雅
去吏牘之繁辭上送者無不備書遺亡者不敢擅補於是定
其篇目凡十篇曰君事四臣事六君臨天下名號最重作而

號第一

祖宗勲業具在史策心之精微用言以宣詢諸故

老求諸紀載得其一二於千萬作帝訓第二風動天下莫大
於制器作帝制第三太宗其本也藩服其支也作帝系第四
皆君事也蒙古局治之設官用人共理天下治其事者宜錄
其成故作治典第五疆理廣袤古昔未有人民貢賦國用係
焉作賦典第六安上治民莫重於禮朝廷郊廟損益可知作
禮典第七肇基建業至于混一告成有績垂遠有規作政典
第八刑政之設以輔禮樂仁厚為本明慎為要作憲典第九
六官之職工居一焉國財民力不可不慎作工典第十皆臣
事也以至順二年五月一日草具成書繕寫呈上臣集等皆
以空疎之孝謬叨委屬之隆才識既凡見聞非廣或疎遠不
知於避忌或草茅不識於憂虞諒其具橐之誠實欲更求是
正踈略之罪所不敢逃竊觀唐會要始於憲是續於棊鉉至

宋王溥而後成書宋會要始於王洙續於王珪至汪大猷虞允之二百年間三脩二進竊惟祖宗之事業豈唐宋所可比方而國家萬年之基方源而未已今之所述粗立其綱乃若國初之舊文以至四方之續報更加搜訪以待增脩重惟纂述之初猷實出聖明之獨斷假之以歲月豐之以廩餉給之以官府之書勞之以諸司之宴禮意優渥聖謨孔彰而纂脩臣寮貪冒恩私不稱旨意下情兢懼之至惟陛下矜而恕之謹序

張師道文集序

蒙養先生文集若干卷者故翰林直學士嘉猷張公諱伯淳字師道之所著也公少年時與吳興趙公子昂為中表人物相望至元中子昂召拜兵部郎中而公用薦者言除闕憲幙薦者又言所薦非為幙府求人也乃自海隅自至闕得見上

以誦事數十條皆當出急務辭意剴切上為動容聽之命就中書與執政以次議舉行其一曰罷冗官方條具其事而大官貴人已不悅曰何物遠人欲奪吾官使健者俟諸塗要詰之幾不得免而事已浸罷公遂留翰林大德中天子命近臣修時祀於嶽瀆必老成慎重者公在遣中公以老病辭行久之遂不起至大延祐之間趙公受知聖明大見顯用而公已不及時論惜之自公之亡至于今二十有餘年中外大夫士多能誦公所為世祖言者思見其議論而想其風采邈乎幾就泯沒未嘗不為之慨嘆也今其孫炯輯其文而傳之使來者知公之才雖不及盡用而可見者猶在於此此固孝子之心亦大夫士之意故為序其端云

忠史序

忠史者番易揚玄所著也玄之大父死於宋咸淳末玄傷其

事不著於世故爲是書列夏商以來未至宋而止得以忠可
書者八百餘人泰定初元以其書來京師國史與學省皆是
之上送于朝有司不以聞元三年不遇而歸且行來求一言
以爲識某曰於乎某嘗讀橫渠張子之書以爲事親猶事天
也著文以爲銘嗟乎事君亦猶是矣孔子謂子文忠矣未知
焉得仁而謂微子箕子比干爲仁而不及忠也然則非善事
天者其孰能與於此乎而古今之言忠或以一事白見槩可
謂之忠矣必仁也然後無慊於斯乎予嘗爲玄不報心竊愧
之姑推能忠之本原以廣其著述之意云耳

送憲部張樂明大夫使還海東詩序

高麗於一國家有甥舅之好是以王國得建官擬于天朝他
屬國莫之敢也樂明爲憲部蓋秋官之長也攷諸故實周有
大司寇魯亦有司寇夫何慊乎樂明以其君之命請善暨于

尚方使事之間乃從士君子問文學以爲樂不亦善乎於其
還也歌詩以送之而慊顯其卷首云昔箕子之以洪範告武
王也其疇九而政居其一焉政之爲日八而司寇居其一焉
範之所陳凡開物成務之故天人之際事理之通蓋無不備
焉刑也者有國家之所至慎重者也而僅及司寇之名者豈
無說乎吾聞之矣彝倫叙則九疇錫彝倫敷則天不畀之矣
彝倫叙矣則刑復何用哉雖然做夫有位則亦有言矣若曰
惟辟作福作威王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王食臣而有是凶害
隨之刑之措不措良系于此乎東方之國有箕子之遺教在
焉而樂明又任其司寇之事故予得以爲說而序之

易啓蒙類編序

朱子之論傳易者曰邵傳義畫程衍周經蓋欲求乎義文周
孔之易合邵子程子之學則莫之能進矣朱子著易本義多

補塞程子之義又作易學啓蒙原圖書卦畫而先天之說可得而窺焉然獨怪夫邵子程子並生一時居甚近也道同出也年又不相遠也而邵子註易傳不聞與邵子有所講明而伯子嘗謂邵子之學爲加倍法後問之則又以爲忘之矣及聞其講風天小畜與天附地地附天之說適歎曰嚮嘗聞此於茂叔矣噫豈非三君子之易學莫逆於心而無所問辨故無以傳聞于後世也歟是以朱子有易學啓蒙之書者蓋言蒙者之始求於易不可不自此而啓其端也其嘗竊學是書而未之有得及與今國子祭酒魯公同司業成均爲學者互相發明此書以爲教數年之後友朋之間亦獨聞魯公以此爲意而歎其不倦不厭也新安程疇以所著類編相示則蓋取朱子與門人平日之語有及於此者則彙而附焉子深嘆其知學於此也夫立言以著書則其辭精而約師友之間答則其言辨而博精而約者必深思而後得辨而博者則快然而通暢此善學者所以讀古人之書而便作今日耳聞者也疇年齒方壯其進未可量也又安得下歎美於此乎新安朱子之闕里也聞其山林之間猶有縉紳先生黃髮之士相與授受使遺言絕學猶有存者疇固多見之已乎其老矣得徜徉江湖之上尚當從疇求見其人而授教焉

送杜立夫歸西蜀序

天曆建元詔書播告中外天下翕然同心達順蜀帥以世臣宿將廼執狂悖阻險爲暴潼川杜曦省一布衣遠方書生能言國家統緒之正天命人心之歸在我今上皇帝明詔忠厚之至也省臣奈何迷不知復陷吾蜀以不義之名而致殺毒於無辜者哉遂被重罪其得不死者特幸免而已蜀事定省起杜生爲掾行御史臺與蜀憲交章論杜生事宜具表異

憲臺騰狀 朝廷未報也杜生以掾進奏京師事已即西還
人或謂生小留朝議必有處忠義先見之士者生曰吾以使
事來當歸報耳不知其他也嗚呼君子之所為惟其義之當
而已矣當慷慨論逆順去就時惟知義之所在當如是耳初
豈有假此望榮進之意哉不然非有肉食之奉職事之繫也
而甘以七尺之身自試於必死不測之危禍哉今日之事御
史言之 朝廷知之天下壯之學士大夫躡之為杜生者可
無憾也忠義必見用自繫朝廷弗繫杜生矣僕執筆太史若
生之事敢軼而弗書乎非特為鄉里之有生也

送朱仁卿赴安慶教授序

國學之俊秀與貴游父處者歲貢八人於吏部前四人部補
令史後四人除郡教授其自江南來者名雖在前不得補吏
惟得為教授習俗移人樂吏之操權而速化以為重不知教

授之所繫不輕也趨走以事人與專席以講學者孰尊尚書
侍郎書一札呼而使之與宰相命以 天子之勅者孰貴苟
以為易進取也教授未必盡沈淪部吏未必皆顯達然則教
授豈相薄哉雖然是猶以利害較也明道先生欲取天下之
賢者聚而教之京師其學成也則以分教天下一道德而同
風俗其法莫若焉今自 國家教之而出一郡其法良是已
而其效不然者非法之罪也脩己之道或未盡其任
也治人之道初弗知俵然徒以苟且尺寸豪末為意宜其
不足於教授之行知學者之有感於斯言已乎盱江朱仁卿
在上庠十餘年師友所共愛敬乃為安慶教授來求一言以
為別其在成均時嘗書廳壁記曰今吾學之所講其書易詩
書春秋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其道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
子所以明其道者顏曾思孟周程張邵朱之言也仁卿在此

則遵是而學之往彼則循此而教之勿爲新奇以取名勿爲
昏誕以徇俗賢而知者修此以善導之愚不肖者准此而破
訶之使賢而知者據而立愚不肖有所化而改敦篤篤之自
信既成又力行之三年寔成父兄子弟必有可望者慎勿自
薄爲也仁卿齒業俱進慮事甚周巽順勤敏其於事上接下
之密勾稽錢穀之嚴繕脩屋舍器物之備時人以其爲能者在
仁卿爲諫事故特舉所以爲教者爲仁卿言之噫亦嘗言耳
易曰君子思不出其位隨其所在而致力焉而已耳他非所
評也

送趙茂元序

百十年前吾蜀鄉先生之教學者自論語孟子易詩書春秋
禮皆依古注疏句讀授之正經日三百字爲率若傳註史書
文章之屬必盡其目力乃止率晨興至夜分不得休以爲常

持身以尚孝友悌忠信屬節義爲事其爲文高在氏蘇子瞻
之說及稍長而後專得從於周程之學焉故其學者雖不皆
至博洽而亦無甚空疏及其用力於窮理正心之學則古聖
賢之書悉王之制度固已先著於胸中及得其要則觸類無
所不通矣此其大槩也集與舍弟未髻亂先君携之避地嶺
海諸書皆先親口授十歲至長沙始就外傳從祖父祕監公
必使求諸鄉人教之猶守此法也弱冠至臨川鄉人惟二人
在焉一人爲故宋樂安縣丞黃某予同縣人也江西帥臣黃
棄疾以臨川內附檄至樂安縣丞獨不肯傳檄者國人義而
不忍殺之去入深山中忍卧不至死教其子讀春秋而已其
一人故宋崇仁縣丞范大洽成都人幼時嘗及從學滄江書
塾中宋亡亦貧不仕時來與先君先舅語舉書傳常連卷
數千百言不遺一字天文地理律歷姓氏職官一問累千百

言不止先親常勗某曰讀書當如范公之博立身當如黃公之嚴斯言猶在耳也於是稍從侍側問鄉里文獻之在東南者則知臨邛魏氏子孫在吳都眉山平舟楊氏在天台或在武陵桂芝程氏在安吉學齋史氏在江陰同郡牟氏亦在安吉集仕京師歷年遂多皆不能於此有所考問而士友之至自蜀者從而問之則遺老舊書多不存矣不亦悲夫至治壬戌集既免先君喪省墓吳門而趙君茂元在焉蓋與予皆眉山楊氏之外孫也以楊氏之學論之平舟公爲朱氏張氏之學以道學自任其議論政事必出於此而見山公與其弟吏部公以春秋嘗爲太學師陳義甚正非特文學而已宋亡五十年其門人學者皆盡諸舅氏亦已物故遺書存者無幾獨茂元猶能有所誦而傳之庶幾遺風流韻之可見者乎至順辛未茂元來調官京師急於親養乞遠方一廵徼以去集知共情不敢以館閣薦留也將行求一言以叙別念無足爲歲凡言者獨以昔者蜀人爲學之說而陳之庶乎其鄉人昆弟子孫之在東南者因集之言亦有以推其先世之學而有立焉則區區恭敬桑梓之微意也集老矣茂元尚有以勗予也哉

送熊太古詩序

昔者周公孔子之爲教蓋莫大於禮焉千數百年以來其書闕軟多矣漢儒即所聞而輟輯之因所言傳會之先王制作之緒餘賴其記載而有可知者亦不可誣也伊洛諸君子因遺言而得其心發真識以廣其義行焉而安乎其躬道焉而信乎其人學者得以推見三代之上豈不盛哉昔橫渠張子與兩程子並起一時張子專以執禮佐持敬之教可遵而行也世俗之弊樂放肆而忽檢束之常徂見聞而失性情之正

迂鄙其行事而莫肯從繁厭其緒言而不知講於是網淪而
法斃所由來之漸吁可畏哉豫章先生獨知憂之因進士之
設科嘒斯經之辨學其意遠矣先生之子太古承遺訓於指
授又力究之有年儒林望之爲日久矣薦書來上乃弗偶焉
非惟朝之學士大夫縉紳先生惜之雖主司與偕貢之士亦
莫不共惜之也夫學古者言淡而意深固不足以逞大銜鬻
之場多識而搏授亦不足以較夫涉獵之次抱器善藏夫何
慊哉於是僕與一二同志欲相率而留之太古曰不可如是
則有所不安者矣故作詩以送之其辭曰風從閭闔隘興花向
上陽開白日如逝波遲子殊未來兩雲載遠道下生獻其寶
駕之千金車藉以五色線意重翻成失棄拍將奈何先哲猶
待賈歸哉聊永歌

道園學古錄卷之五

道園學古錄卷之六

在朝藁六

雍 虞 集 伯生

序

國子監後圃賞梨花樂府序

至大庚戌之仲春大成殿登歌樂成時雨適至我司業先生
樂雅樂之復古顧甘澤之及時於是乎賦喜雨之詩推本歸
功於成均之和迺三月辛巳國子監後圃梨花盛開先生率
僚吏席林臺之上尊有醴盤有蔬肴載雜陳勸酬交錯飲且
半命能琴者作古操一闋禽鳥翔舞雲風低迴先生於是歌
木蘭之引以寓斯文之至樂而泳聖澤之無窮也明日僚友
酌酒而賡之又明日諸生之長酌酒而賡之氣和辭暢洋洋
乎盛哉虞某起言曰古之教者必以樂故感其心也深而成
其德也易命大夫者猶與之登高賦詩而觀其能否茲事不

聞又矣今吾師友僚佐乃得以講誦之暇從容誅歌庶幾乎
樂而不淫者亦成均之義也命弟子緝錄爲卷以貽諸好事
可覽觀焉謹序

贈何明之序

中山何君以醫道行乎京師求視病發藥者足相踵於門旦
暮不絕何君嘗以病緩急爲先后不徇貴富不棄貧賤與藥
當病不計其貲之高下故人多趨之衣服幣帛貨具至於車
馬之餽常々而至君亦不甚經意也國子伴讀李生病寒熱
日且久不解衆謀可以起其疾者咸推君焉於是得何君治
如法良愈生同舍爲倒橐中餘貲以謝君曰子去家遠姑俟
他日及生歸復來又致所以謝則又却之曰書生無爲事此
生思所以答何君者來請叙其事求歌詩於名筆以道之嗟
夫名與實對義與利反今何君之爲醫也不區々於一簪之
獲而以活人爲心其度越等儕遠矣誠有其實雖無文字之
傳猶將見稱於當世况君子知其實而樂道其事者乎吾知
何君之道章矣

李仲淵詩序

集賢直學士李君仲淵自錄其五言詩而題之序雅觀其製
名則其所以自喻者可得而知矣五言之道近世幾絕數十
年來人稱涿郡盧公故仲淵自序亦寓意盧公然仲淵來朝
廷爲學士而盧公去世已久獨吳興趙公深知之至以爲上
接蘇州吳興博古通藝精詣入神兼古人之能事者多矣而
獨常吟諷其詩每欲以詩人自稱而天下亦信其誠有不可
及者迺獨推公若此信知言哉某嘗以爲世道有升降風氣
有盛衰而文采隨之其辭平和而意深長者大抵皆盛世之
音也其不然者則其人有太過人而不係於時者也善夫袁

伯長甫之言曰雅頌者朝廷之間公卿大夫之言也其聞之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觀宗雅者可以觀德於當世矣夫

本德齋送別進士周東揚赴零陵縣丞詩序

至治辛酉富州周君東揚登進士第授零陵丞十月將之官其州人熊君昶之尉崇仁實予寓邑也爲之言曰君之行送之者歌詩凡數百篇天慵熊先生序之又百餘篇曰本德齋詩者州人之嘗從君者所賦也屬其序之夫門人弟子之於其師也聞其議論觀其容色而習其傳授也久矣其未見者施之涖官臨民者也今又將親見之則其期望視則者宜其異於他人哉別爲卷而表之宜矣某聞之延祐初天子慨然思見儒者之治命執政講求取士之法執政者退而與廷臣議焉曰唐宋科舉之制先朝議論常及之蓋周人鄉幸里

選之遺地爲可盡得天下之士乎固不敢必以爲不足以得天下之士乎則晉之大賢君子胥此焉出其弊者尚文之過也今爲是幸者本之德行以觀其素求之經事以觀其立實博之以文藝以觀其華策之以政事以觀其用通此其廢幾矣而或者以爲此四者自古之人據其一已足名世今欲兼之不亦難乎是不知本出一原体用無二致也於是天子特出睿見獨斷而行之其宵旰望之之志深矣縉紳先生之言曰吾黨之士何以報上哉蓋企而望之伏而款焉嗟乎其有以當上意矣初君與子弟仲常同登進士而有司竟失君於乎上下之屬望豈不欲少見善治善教於天下哉夫世之言官者大抵各極其才智之所能至耳未有出於幸者也今朝廷之初議若此宜必有豪傑之士自此出矣然而進士之見用爲吏者或忌之或容之且以積歲月進分寸者視進士

一日之易常情固不能無忌或曰是儒者新進宜於吏治有所不知姑容之姑容之夫忌者未必非進德之礪而君子安有受容於人而莫之恥乎顧方亟曲雖肝以效夫常人之所能而未能也略不少見儒者之效則亦豈所望者哉雖然此衆人之言云耳殆未足以知君子之所爲也未德齋詩者師友相與之言在焉予故得極其說不自知其言之過也君子亦亮之否乎東陵東附城也昔我先大父開國府君嘗守求今餘六十年矣豈無父老之子孫猶識其遺治者哉而山石之間登覽題詠之蹟尚多有之周君佐理之暇時出游以自適或有見焉願歸以告某也

安敬仲文集序

默庵集著詩文凡若干篇漢城安君敬仲之所作其門人趙郡蘇天爵之所緝錄者也既讀馮乃來告曰昔容城劉靜修

先生得宋

之書於西園以之遡乎周程呂張之傳以求

達天論語入學中庸孟子之說古所謂聞而知之者此其人歟聞其風而慕焉者敬仲也與靜脩之居間數百里耳然而未嘗見焉徒因其門人烏叔備承問其說以爲學則是敬仲之於靜脩蓋亦聞而知之者乎願序而傳焉嗟乎知之爲知有未易一槩言者聖賢之道大矣世多豪傑能因其才識之所至而知其所及者其人豈易得哉昔者天下方一朔南會同縉紳先生固有得朱子之書而尊信表章之者今其言衣被四海家藏而人道之其功固不細矣而靜脩之言曰老氏者以術欺世而自免者也陰用其說者莫不以一身之利害而節量天下之休戚其終必至於誤國而害民然而特立於萬物之表而不受其責焉而自以孔子孟子之時義程朱之名理自居而人莫知奪之也觀其考察於異端幾微之辨其精如

此則其下視一世之苟且汗濁者不啻蟻蟻之細犬彘之穢豈不信然敬仲氏終身師慕之則其所見何可量哉然靜脩門人嘗有與予同爲國學官者從問其師說不予告也退而求諸其書見其告先聖文曰早因躁狂若將有志中實脆屈未立已頽揆厥無成實由貪懦時馳意去凜不自容顧念初心况焉如失觀乎此言則靜脩道德之所至可見矣噫吾道之大豈安驟不振鹵莽依托者所可竊假於斯哉其必有振世之豪傑而後可也以予觀于國朝混一之初北方之學者高明堅勇孰有過於靜脩者哉誠使天假之年遜志以優入不然使得親炙朱子以極其變化充擴之妙則所以發揮斯文者當不止是哉又嘗求敬仲於其書矣其告先聖文曰追憶舊聞卒究前業洒掃應對謹行信言餘力學文窮理盡性循之有序發軔聖途以存諸心以行諸已以及於物以化

於鄉然則敬仲得於朱子之端緒平實切密何可及也誠使得見靜脩耶之以高明厲之以奮發則劉氏之學不既昌大於時矣乎惜乎靜脩既不見朱子而敬仲又不獲親於靜脩一君子者皆未中壽而卒豈非天乎予與敬仲年相若也少則持未成之學以出及粗聞用力之要而氣向衰凜然有不及之歎視敬仲之蚤有譽於當世寧無慨然者乎若蘇生之拳於其師之遺書如此益可見其取友之端矣是皆予之所敬畏而感發者故題以爲序

題尹先生壽詩序

君子有蒼年而居其鄉者胼寒暖之節以適其體治甘旨之具而備其養調其容色聲氣必循於禮以樂其心志則其子孫共之矣君焉而莫敢並行焉而莫敢先則其鄉人子弟能及之矣有容焉仰之以爲表有言焉受之以爲教奉之而不

敢忽敬之而不敢違溢詔以問之束帛以禮之則縣官有司能具之矣至若道其黃髮兒齒之異誄其耆艾康強之美倡焉而酬之宣焉而收之律呂之相和金玉之相應可以被之絃歌施之宴享予以推天地至和之委予以贊國家涵煦之深予以明鄉里風俗之厚予以見德齒久盛之美因以知時和歲豐庶物阜多人得備養則非賢人君子不能已吾於會川尹先生伯仲之為壽也見之先生伯仲同年月日生延祐己未之歲皆八十矣正月一日其生之日也其子孫族人昆弟姻戚鄉黨將以是日為酒饌合樂高會以慶之事聞京師大夫士之賢且仁者皆嘆而美之曰是豈獨尹氏之福會川之榮乎蓋聖上盛德之所致而大平之明徵也乃相與歌而誄之可傳而觀者如此嗚呼盛哉雖然今日地大物衆古所未有也德厚仁溥歷代之所莫及也然則海宇之內田里

之間以八表識其甲子者豈止兩尹先生而已乎而誄歌若是其盛者何也昔周之時有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騶者傳以為其母四乳而八君子者生焉聖人嘆其生賢之多也故頌言之而門人弟子識之夫盛氣之生物也觀夫動植之類蓋有並生而駢育者矣然或不能以兩大或不能以兩久理固然矣一以名顯於昔一以壽著於今而其生也適皆以同乳見異不謂之異不可也以名顯者見稱於聖人見錄於傳記以壽著者見之誄歌采之史氏一時之雅不亦宜乎然而兩尹先生之生也天也其壽也亦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而兩尹先生之敦行孝義友愛敬讓子孫順焉鄉里化焉則其所以致此者抑又有由矣尚論耆年盛德者盍亦觀諸兩尹先生可也先生之孫侍書王邸嘗與予游故為之序

送李仲淵雲南廉訪使序

延祐五年六月翰林直學士李公仲淵除雲南肅政廉訪使
十二月二十有八日乘驛騎五出國門西去明日還書京師
告諸執政臺閣侍從之臣文學之士常所從游者曰區區萬
里之行每為諸公貴游平昔愛厚分當言別蓋難為別亦不
忍別也請亮其懷之誠幸甚嗟夫 朝廷豈棄君於蠻夷
哉雲南之域

世祖皇帝親征而服之者也土廣物衆幾比內地常以親王
重臣填之五六十年之間晏不敢動間或小不靖非惟其人
性情則然亦有司亡狀失撫綏之故也且以其遠常不知其
微而慎之每至於著而難也 聖天子在御內外宴安寧輟
文儒於禁近不遠萬里持一節以往者將使其人知 朝廷
不鄙夷之二意而允仕於其地樂邊鄙之野陋頑鈍者亦少

見 天子近臣之表儀文章有以歆羨而慕效也幾微之旨
其亦出諸此乎然則君子之惟志本朝固不忍一日遠之也
誠知其意若是則何為是栖一者歟某也聞之古者君之遣
使臣也則賦皇者卑其辭曰詵 征夫每懷靡及 勞其
來也則歌四牡其辭曰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夫雅者公卿大
夫之言也敢請述光華之意以遺之使下 國之人知使者
之來 朝廷禮意有加於古昔速其歸也則又述其有功見
知而陳之以備一代之盛典不亦宜乎

魏氏請建鶴山書院序

集適吳臨邛魏氏之在吳者曰起謂某言曰欽惟延祐 制
書周元公以次九君子者皆從祀 先聖孔子之廟起讀而
感焉昔我曾大父文靖公在先宋時轉運潼川嘗拜疏于
朝乞與周張二程錫爵定謚從祀廟學所定謚今元純正誠

是也豈意易代遭逢聖明從祀之典迺如其志於百年之後
是固天理之當然因時而見豈獨先文靖一人之私也起所
思念者先文靖之

緒而亂離以來其門生學

者死亡已盡無能有所發明而起生晚而力薄先世墜緒不
絕如髮此所以朝夕兢懼如履春冰而憑秋濤也昔文靖之
歸臨邛即白鶴山築屋聚書會友講習四方謂之鶴山先生
及謫居靖州七年從學者益衆又爲鶴山書院於一靖在政
府理宗親書扁賜之今周程朱張之所經歷與其門人弟子
及爲是學者凡有遺蹟皆立學官我先文靖奮起西南不後
於諸君子而未有專祠建學於今日者則我後之人無所肖
似者然也今臨邛故居莽爲茂荒而靖之所存且亦無幾
文靖實葬于吳即吳而祠之不亦可乎起將告于有司上請
于朝以先人之居分藉在已者規以爲鶴山書院請得與

明師良友講求其所傳學字以爲何如某對曰朝廷文治

日新大夫士非正學弗學也若子之志豈謂豪傑之士將助

成之朝廷有司固將建之而天亦且相之也昔我先大父

利州府君親以丞相孫講學滄江之上時則有若資中趙希

光昱成都范文叔仲黼季才孫少才子長少約子該豫章李

思永脩已延平張子真士在漢嘉薩仲章絳陵陽程叔達選

孫李微之心傳貫之道傳唐安宋正仲德之漢嘉鄧元卿諫

從相爲師友而文靖公以高科顯官亦來定交悉去記誦詞

章之習切劘相長以究極聖賢之旨要吾蜀之士盡知伊洛

之淵源則我曾大父與文靖公實發揮之也我曾大父建學

簡州文靖公爲之記曰所謂教者曠諸天地萬物之奧而父

子夫婦之常不能達也驗諸日用飲食之近而鬼神陰陽之

微不能外也近思反求精體熟玩期不失其本心焉我曾大

父曰子言即予言也其志同道合如此子以霜降水涸之餘
知脫落九近俗習而歸求於此庶其志之有成也某雖不敏
尚願誦所聞於父兄者以與其子弟從事乎一家之家學幸
名世之君子有以終教之也

兩尹先生慶九十壽詩序

會川兩尹先生伯仲同以己亥歲正月一日生至今泰定丁
卯皆九十矣而彊健聰明二翁如一其二季亦各八十餘昆
弟之子總九人諸孫十八人曾孫十數人家庭之間慈孝愛
敬藹如也丞相長史澄伯氏之孫也來語某曰昔翁之歲八
十也子嘗序其事以啟群公之賦詠當時榮之至今傳焉今
茲又十稔矣起居飲食不減於昔年朔旦之吉子孫親戚問
里與酒爲壽自州郡長吏與大夫士之家居者父老幼稚咸
集莫不歆慕而頌禱焉誠不可以無述子爲我復爲之可乎

集曰昔之壽朋見詠於詩人久矣其後或相與高隱於深山
之中而精神風采足以聳動乎 朝廷或名遂身退於既老
之日而盛德雅望足以敦厚其風俗者在信史見乎詠歌以
爲一代之盛美者人 知之然而其人不必出於一家其生
未必同於一日則尹氏之異可不重紀乎且夫太平之出世物
有盛而異者焉矣若嘉禾之同穎瑞木之連枝世猶或喜傳
而樂道之况尹氏之人瑞乎且夫和氣之應而瑞嘉生焉人
物固無以大相遠也然而草木之偶見於年歲之間者其可
與生人之盛同日而語乎吾嘗上溯二翁始生之年國家方
得中原未數歲也甲兵未盡息呻吟未盡起也而渾厚純固
之氣已潛復於摧傷零落之餘其見於人物之生者已有若
二翁之盛身受安樂共養以觀乎 列聖百年之治平謂之
偶然可乎噫觀物者常因生人之盛而推考太平之始則必

自斯翁矣善頌者常自一家之善而推本。聖代之昌亦必自斯翁矣其也屬書東觀敢不具錄乎

洪曾遠序

泰定乙丑秋南陽先生李木魯公拜汴省郎中其子遠自京師往省來微言焉謹告之曰古今學者苟有志於斯文則必羸糧治笈違親戚去鄉井求明師而從之道途不敢計遠近歲月不敢論久速期於業成而後已猶有遇不遇之不可必焉蓋亦勞且難矣今吾子之嚴君天下之碩師也講明問辨不待出勤於外傳觀瞻倣則不必近越乎戶限何其幸與昔予與公並於成均也日進諸生於一堂之上而誨之更互倡和以發明聖經賢傳之指歸不極於至當不止也當是時豈惟學者有所啟發雖以區區之不敏亦得其遺過進不及之助焉然而不能久者天也吾是以知吾子之歸求而有餘也

夫識察於動容周旋之間考析於言語文字之表視則之法也慎之於日用常行之微徵之以前言往行之實用力之地也以是事親日求所未知未能而求必盡其職分焉所以歸求者如此吾子勉之

吳張高風圖序

泰定二年春翰林學士臨川先生吳公移疾假寓南城天寶宮之別館宮中之人因爲先生其教之因起與今第九代掌教玄應張真人之制行堅白也先生曰世乃有斯人耶乃盡出真人家世鄉里善節高行孝慈之迹神明之異求先生爲文先生言而天下後世信之未嘗有不試之譽也獨於真人欣然命筆具道其所立之難所至之峻也且有倣於時俗者焉他日病愈返乎史館思真人之爲人乘輿巾車從以門生兒子即天寶而見焉及門童子辭曰真人深居至靜自中

朝貴人大官至者未嘗敢以報先生勿訝也先生顧謂從者曰是其人視走高門縣簿唯恐失一夫者有間矣即命迴車蓋不唯不以爲忤而更歎重其不可及自是夏多雨潦規再往未能也而真人曰秋氣且清吾不可不往謁吳先生因著芒屨戴臺笠策木杖布褐短才至藤從弟子一人服亦如之步至國史院門上馬石上路坐弟子告闔人曰真大道張真人上謁吳學士闔人相顧嘻曰他日見真人者至容服不若是疑不爲通而先生方脩實錄與同官坐堂上不知也先生之子偶出門見而識之進問真人何來真人曰吳學士子耶以杖畫地作誠字示之曰還語老翁吾來報謁先生聞之亟出見真人去矣獨地上字畫在耳咨嗟久之使追及於麗正門南三里所長歌徐行音韻清暢上出林表追者不敢致辭而返好事者高二公之風畫爲圖以傳觀而托僕叙其事如

此或曰昔孟子與南華翁生並出而未嘗相見二子之書具在莊氏之辯莫或嬰其鋒者惜乎其不見孟子也今吳張實相知又相求而卒不相遇遂無一言可以發其蘊者其何以一道德乎僕曰觀其風致而思過半矣何言之待乎子必以其言求之乎僕試論其行矣君子之學以不欺爲要有志於慎獨者果能堅制峻卓如真久之道行者乎吳先生蓋累千百言刻之金石可考也真人畫地之字蓋子思孟子之言也有能因此而真知歸求者則真人之一字不爲少也吾又聞真人系出橫渠其精思力踐殆有自耶則又有僕不能知者

送翰林編脩王在中奉祠西嶽序

國史王君在中之奉祠西山川也同館之士爲賦詩以餞之多道祈年之事者侍講曹公序之曰古者天子有事四岳蓋考制度一風俗焉望秩其一也今歲遣使禮祠脩持事必曰

祈也將神明可以干福乎或者疑二說之同異而問諸某某
曰皆是也史館諸君子誠見 皇上處太平之盛豫中和之
會然猶宵衣旰食思致斯民不忍一夫不獲被其澤者是以
四方水旱之沴有司不敢伏宰相不敢忽也必以聞而拯之
此所以偏舉於祈年也蓋仁之事也曹公嘗位大宗伯爲
朝廷大儒老臣深練治道知夫奇變之萌乘 上意所鄉矯
誣襍禮之方紛然日至以蠹財而焚聽殆不勝言故深憂之
而爲是端本之言者智之事也思兼仁智之說其使者之道
已乎夫祠使之遣自中統至元以來五六十年矣民間習聞
之方獻歲發春吏民必盼之然望之曰 天子之使其將至
乎庶幾有以撫吾人也祠事畢使者宜止車褰帷慰問父老
以宣 上德意而察其隱微箚塞以待頤問之萬一豈非其
事乎且井雍之境素以勤儉善年而比以敷告有不忍聞者

凡所以佐吾民之術而上之人容有未盡知者可咨詢而得
之乎吾蜀以羅兵之久山谷故郡縣之地多間田敏藝四方
之民趨而至者以萬計宜及此時節制均定以輯撫之使
善良有所養而強黠有所檢以爲他日之慮久遠之計亦有
說乎凡此之類皆仁智兼盡之意也不然 乘之使誰不可
行而有待於在中又有徵於曹公與諸君子之言乎

孔林廟學新設管勾簡西碧之任詩序

昔者禮樂之器魯蓋備有之是以聖人於老聃有問焉於師
襄有問焉始仕於魯而與祭於廟也又每事問焉當是時雖
曰禮壞樂崩而有官守者尚執其藝事而不敢廢也故曾子
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焉明器物事爲之有可徵也去古益
遠雖有司之末亦亡絕無餘矣而猶欲以爲非君子之所重
可乎成均嘗設管勾主廟學禮器祭衣之屬致和之元孔林

亦放而設是以吾間君始爲之君子善官守之復古而選擇
之得人也多賦詩遺之而求予序焉乃爲之言曰嗚呼聖帝
明王之制作猶可見於今者則吾夫子之所刪定贊述而存
者而所謂器物事爲者亦其具也前三十年導江張達善氏
嘗爲孔林之師因嘗發明斯道之大以迪其人矣所謂器物
事爲者初不廢也今簡君往治其有司之事尚善其職守則
君子又將因夫器物事爲之存者而徵焉道固不外是也或
因本而及末或即粗而得精沿朔並行不悖不益可乎張先
生吾蜀人某外祖氏之門人也簡亦吾蜀人故得盡吾言焉
而非私也

隴右王汪氏世家勲德錄序

國家龍興朔漠威行萬方金源日蹙吏士守者或降或死凡
盡不能成軍山東西之間豪傑並起據保城壁大抵非金署

置之舊隴右鞏昌汪氏據高制遠統郡縣數十勝兵數萬號
曰便宜都總帥柵石門爲金守者三世及我兵攻鞏昌則金
亡已三世矣汪氏猶不忍降其士大夫皆曰君死國亡民將
安歸乃縞素爲金發喪登陴哭三日因 皇子濶端以自歸
太宗皇帝察其誠仍以爲便宜都總帥鎮故地取蜀之役資
糧甲兵之賦終始畢給功多之紀他將鮮儼焉此諱世顯者
所以封隴右王也王有子八人孫十有九人多居將相官封
公者已八人傳五世兄弟子孫百八十餘人總軍鞏昌者旣
世其職餘多大官尤顯者今御史中丞壽昌也其兄成都萬
戶嗣昌曰世荷 國恩功業在盟府褒卹有制詔世次具譜
牒行事歲月則先塋家廟之碑文在請輯錄刻模以傳于世
諡諸太史太史虞某曰予觀于功臣之家以世業顯融者固
多得統其軍世守其地者惟汪氏或曰道家忌三世爲將汪

氏之德必有大過人者其言信歟子固以爲汪氏先人事故
主無憾見信 國家非他人所得而及也歟

送祠天妃兩使者序

世祖皇帝歲運江南粟以實京師漕渠孔艱吳人有獻策航
海道便以疾久之人益得善道于今五十年運積至數百萬
石以爲常京師官府衆多吏民游食者至不可筭數而食有
餘嘗常平者海運之力也天曆二年漕吏或自用不聽舟師
言趨發違風信舟出洋已有告敗者及達京師會不至者蓋
七十萬 天子憫之復溺者家至載之 明詔廷臣恐懼思
所以答 上意或曰有神曰天妃廟食海上舟師委輸吏必
禱焉有奇應將祀事有弗虔者與宜往祠有勅翰林直學士
本雅實理藝文太監宋本其行嗚呼二公能導 上意致誠
敬已事而竣周覽其形勢風俗而觀其政治之得失亦有可

言者乎往年其嘗適吳見大吏發海運問諸吳人則有告者
曰富家大舟受粟多得權直甚厚半實以私貨取利尤夥器
壯而人敏常善達有不願者若中產之家輒賄吏求免宛轉
期迫輒執時省而使之舟惡吏人賂其備直工徒用器食卒
取具授粟必在險遠又不得善粟其舟出輒敗蓋其罪有所
在矣今日之事此其一端乎近歲大農以乏用告會議廷中
各陳裕財之說有獻議曰 國家方取江南用兵資糧悉出
於中原而民力不至之絕及盡得宋地貢賦與凡貨財之供
日輸月運無有窮已而國計弗裕者上不節用而下多情農
故也且京師之東淮葦之澤濱海而南者廣袤相乘可千數
百里潮淤肥沃實甚宜緇用浙閩隄圩之法則皆良田也宜
使清彊有智術之吏稍寬假之量給牛種農具召募耕耨而
素部分之期成功而後稅因重其吏秩以爲之長又可收游

情弭盜賊而彊實畿甸之東鄙如此則其便宜又不止如海
運者奈何獨使東南之人竭力以耕盡地而取而使之歲蹈
不測之淵於無窮乎時宰以爲迂而止宋公家京師既首廷
對未嘗一日去 朝廷歷丞相御史府爲名法從參預國事
而學士嘗以使指出南詔西南降蠻夷部落所謂大小徹里
者方數千里引其酋長入見才與其從者數十人俱無一兵
一財之費二公之重且賢如此旨意其有所在乎不然禱祠
之官豈無其人而以厲之二公乎故同朝皆爲之賦詩而某
爲之序

詔使禱雨詩序

陝右比歲以旱饑告縣官出粟與財省賦已責以振之而不
能揀力田者布種於土而曠燥弗生貨幣並竭商賈去歲
國家有大正於通詩宿懷守者迷去效之宜神怒人怨天不

悔禍及計窮歸服而吾民之病日深矣居者瘡殍行者道殣
存者十二三 天子爲選大吏治行省臺出大農之帑鉅萬
者數而雨終不降人無生意於是行省臺之臣使人入告于
朝曰 天子幸念疲甿使臣等奉宣 德意旣竭駑鈍奈神
不舉而靈貺弗臻意者 天子使專使持玉幣以禮其山川
庶有濟乎宰相即日以聞 天子愀然以興曰孰能稱朕使
者於是翰林直學士普顏實立以誠懇精敏將命直指乃四
月己亥受 旨幄殿陰雲低回昉蠻孔迹學士乃召驛傳謹
齋戒不留宿于家乙卯祀西嶽五月丁巳朔雲電雷雨大作
辛酉與行省臺臣共禱于城中之群祀壬戌與左丞亦憐眞
禱於太一元君廟即大雨其日又詣高山太白峽靈湫廟湫
在絕頂峽隘石險炎暘喘汗牽掖僅至親致 上命下即祠
官幾數十里祠故唐作積蕪不治墻毀瓦墮受歆無所祠者

俟命門下上無庇蓋跼躅中夜並見雲興于湫頃而滂合明日又禱大澍連日於是東自陝州西至鳳翔南達興元北暨鞏昌皆來告足甲戌至鳳翔與憲使郡守祀於雅臘蠻神之廟雅臘蠻者高昌部大山有神高昌人留關中者移祀於此云既祠又雨丁丑祀西鎮之吳嶽亦兩竣事乃還而隴陝之間田苗淳興瓜蔓有實稍有廬廡而守者下車詢咨則曰宿種在土得雨始萌壅填日滋是以怒長苗秀且實而瓜瓞可食矣由是疾疫頓愈而流移未遠者漸克來歸七月辛酉復命于上都行省臺各遣使入奏如其言而學士以其副致國史予得而觀焉嗚呼天豈不念斯民哉彼旱饑至於斯極者誰實爲之 聖神一念之發使者將 命之謹而效應如此逆順誠僞之辨可不察乎故備書之與吾黨之士詠歌焉

國子監學題名序

世祖皇帝至元二十四年置國子監學以孔子之道教近侍國人子弟公卿大夫士之子俊秀之士其書易詩春秋禮記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其說則周程張朱氏之傳也監有祭酒一人比立監先置此官許文正公衡首爲之司業一人監丞一人後又置典簿一人治文書金穀學有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後增置六人其下設正二人錄二人司樂一人典籍二人管勾一人以高第弟子充秩滿則官之弟子員今五百六十八人天曆二年始克追考祭酒至助教姓名歲月刻石來者尚繼之俾後有所徵三月甲子序

送江西行省全平章詩序

詩不云乎顯 昂之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爲綱何其善言君子乎鳳凰麒麟非所以資服乘也醴泉朱草非所以適飢渴也然而一日至焉山川爲之春涵草木爲之

玉潤蓋天生神物稟乎冲和之至自然有所必達無所事乎
用力也今平章全公名臣世家高情雅節至正而不厲至明
而不察達乎事物之變而不屑於言究乎天人之緼而不滯
於迹淵乎其有道充乎其有容氣完而不忤於物接用大而
不事於小施幾古之所謂杜德機者乎江右有水旱之番民
力竭矣天子慨然輟公於親密之地以往填之吾民其庶
幾乎揆章之流湯之匡廬之雲蒼之公超然有意於其間乎
君子來朝其旂旆之鶯聲噦之請得與都人士共候焉

送李道濟之官夷陵詩序

東觀古稱蓬萊道山今尤為清華高簡予與今禮部承公
山尚書在館時新進士六七十人為之僚道濟以文學署掾一
時雍容肅散非特人羨之諸君子亦自以為樂也末年歲間
各遷官散去掾獨留館數年始得官夷陵幕來徵文為別吾

聞州小而地僻民淳而事少魚米筍菜可以奉甘旨江雲峽
雨可以極游覽蓋樂不在館閣之下昔子之鄉先生六一公
嘗令夷陵欲借書觀之而不可得乃從故府取吏牘而徧閱
之於是周知情偽備察姦利謬欺之故慨然以為深感後公
為政治郡輒有大過人者及代包孝肅公尹開封清簡平易
乃有過於包公者則夷陵閱牘之功有以增益之也天下未
見書且益於東觀道濟既得讀之累年今之夷陵吏牘固其
職尚毋鄙其事而盡心焉鄉先生之芳躅不亦可庶幾乎

送達溥化兼善赴南臺御史詩序

古人有言朝廷天下之事宰相可行之堂諫官言之行者或
不無牽制而言者庶幾得以盡心焉非其位不得言得其位
或不足於言故世以為難也兼善以先朝進士第一人事
今上天子于奎章之閣一日輟以為行臺御史此所謂得言

之位可言身時能言之人者乎予聞之事有大小緩急之異小而急者驟言之大而緩者深言之而又有大且急者如東南水旱頻仍民力凋耗賦用不給者乎吾意兼善受命之日念故已在此矣醫之爲病也知證易用藥難藥具矣而病家用不用服不服又有不可知者而醫不敢盡其技 聖天子在上視民如傷當寧以思無言不從無諫不入兼善在閣下朝夕之所見者也使數千里之遠如在旒旒之下非兼善吾誰望乎諸賢賦詩贈之虞集爲之序

送進士劉楨序

今歲吾蜀與計偕者五士皆以鄉里來身既退必客有留爲予言者曰五士皆美才如木向春唯年最少者二人老後然皆佳士次二坐者家必有陰德予漫聽之不以為意及南宮奏進士各果三人先登次二坐者昌州劉楨維周也及登第

始克問其鄉里氏族家世父兄所治業乃知劉氏世春秋學避兵瀘州因家焉鄉人爲言劉氏之遷瀘二十餘口及避兵唯字德甫者獨存有子女三人城破子女俱失久之得其二子德甫夫婦念其一女尤切次子善甥思解其親憂行四方求之知爲楊將所得又轉之文豪盧百計不可得無以悅親心不遑寧處善鄉子偶至成都聞文亡家析其姑適同浮者叙南程復元有子矣悉所將質竭衣裝盡購得以還至家善鄉問曰成都知姑氏音問否且對以文亡適程狀曰何不購以歸曰皆至矣善鄉大悅德甫歿矣未及見之諒以子孫能奉已爲愜今程氏夫婦偕其子俱養善鄉家衣食如一中外無間言善鄉子即楨也進士來見者首張岡于高次者楨次著支謂與文舉次則李珍彥博令狐子仁彥安也或言維周得姑氏歸與其父對去殊類范永相麥舟也意欲予書之予

不敢靳予言也故具載如此詠歌而傳之則在能賦之士大
夫君子矣至順庚午閏七月二十八日書

陳雲嶠省親詩序

夫神駿之馬可以一日千里而不可從容鸞和於交衢之舞
寬博之衣可以揖讓升降而不可奮揚干戈於戰陳之交隨
其所遇而周於用者世常難其材焉泗人陳君新甫以名將
相家遭逢盛明廣大之日其昏姻皆衛霍金張之門其交游
兼嬰布臯棄之屬散萬金於一醵而不為泰待千乘之卿以
長揖而不為敖此其人豈膏之錐刀之末求譽於鄉原局之
於嗇繁之間而效用於執轍者哉宜乎一出而受知 仁廟
驟命以三品之貴而不屑也既而草儀前殿替禮明廷游仰
進退郁之乎有文是以

英皇肇行鹵簿既閑習於縣絕之初

皇上親祠太室妙對揚於顛問之頃博問洽禮之士無以加
焉世所謂難其材者新甫其兼之矣乎吾嘗見其退食也琴
書在前寄逸興於篇翰其屢空也賓客散去無悔志於當時
其孝於親也出乎天性方承顏於膝下母命之仕則仕從事
於 朝廷母思其歸則歸其去就之決又有如此者同朝之
士喜其歸省之及時惜其投簪而整遠作詩以餞之吾聞新
甫之在維揚也東渡大江得佳山水於常潤之間登高丘而
望滄海見其所謂雲嶠者眇然乎虛明浩蕩之外將無乘風
而長往乎太夫人年高新甫方強仕願敦孝弟之道以成忠
厚之德吾占諸易得漸之上九鴻漸于遠其羽可用為儀吉
新甫尚翻之而來朝哉

宣城貢先生慶八十詩序

宣城貢先生年八十之歲親戚鄉黨郡縣長吏部使者咸往

慶樂之中朝公卿學士大夫嘗與其季仲章同朝者聞而咨羨焉爲文章歌詩以授其子師正俾歸以爲先生壽而集題辭焉夫古之人所以尊夫高年者詩書琴瑟足以相其德衣裳鼎俎足以奉其體子孫賓客足以樂其志遭時昇平耳目不接於拂膺之境則爲全美焉而先生皆兼有之誠所謂人瑞者乎昔者西都諸儒申公伏生皆八九十至於百歲而淳丘伯或者又謂其得仙道壽蓋不知其紀也貢氏明經世家也爲申爲伏爲淳丘固其宜哉

送甘以禮詩序

集之從祖惠州通判府君以歲丁丑避地至古端而歿焉即塋於其郡之江上內附國朝以來諸叔相繼淪謝獨先祭政郡公北還現往迎遷率以事阻歲時嘗遣子弟門人往省後先公老猶恒以此爲念集仕于朝未獲申先志而無一時

敢忘也泰定中甘君以禮有交游之舊適調端幕府集以情告焉以禮旣下車期月之間政以敏辦乃率其僚與縣吏以暇日即吾壠而問焉則樵牧游至耕者或侵其域矣乃召訊故老而得其實伐木表其廛曰虞通判墓置宇家一戶俾食度舟之利以圖永久且將祀諸學官而秩滿歸矣武夷詹君景仁僉憲廣東行部至端申理其事大抵皆以禮之遺也集家本雍蜀兵火以來墳墓散在東南者未能一一歸葬而省掃不能歲至先惠州之墓乃蒙以禮高義如此其感激何可忘耶以禮調官京師僅取侵家一筓庫以去集備位班行知以禮之材賢而不能薦感以禮之恩而不能報於中心寔有愧焉故直叙其事以識別乃若區々之心尚或自見於他日乎

聞故史臣曰宋昭陵時韓魏公與曾魯公同爲相歐陽公參知政事韓公於法令典故則問曾公文學人材則問歐陽公百官奉法循理而朝廷治噫何其盛也然則不治者其由於不奉法循理也歟古之人所謂豈弟君子者蓋以爲有盛德備福之人則可以爲治世者也至順三年十月曾公之裔孫香山公淳來京師以其先世門人林彬所述曾氏衣冠盛事一卷來相見曰東都之事備矣而南渡後若乾道宰相慶元倫魁以下蓋略焉將叙而錄之鄉先生傳季謨甫謂淳曰雖虞氏之在史官者宜請叙之是以來告集惟先忠肅公實與相國同事阜陵有同朝之好不敢忘也故謹書其事如右蕭田陳衆仲慶曆從官故家今爲國學官嘗爲余言至元時有御史按事過泉州問曾氏家廟所在而敬拜焉初內附族人驚不知所爲御史乃徐言族人我魯公諸孫之留居鄭州者也

出譜牒叙昭穆與族人昆弟父兄相對愴然泣下隨至白石村拜墓驪會一月乃去惜不記御史名予從弟弦至治中宰管城知有曾氏墳墓在其境亦不知御史何人淳行求之以見諸譜可也嗚呼前朝世家子孫至于今淪落盡矣淳言曾氏猶數十房淳雖遠仕南海上然去鄉不遠惓惓以先世遺事泯歿爲懼而輯錄之忠厚之澤於此蓋可見矣後之人尚鑒茲哉

禁扁序

繼志故翰林學士承旨中書參議魯國王文康公之次子也世祖皇帝既取宋淮南忠武王還奏留董忠獻公鎮紱江南時文康公以翰林應奉文字使董公軍中因謂董公曰宋氏經史圖籍文書略備不及今上送朝廷懼將散軼不可復得關係甚重也董公奇其言悉錄中秘外府圖書運舸致之京

師而屬文康公護之今館閣所藏多當時故物有識者甚選
二公所為也于後文康公揚歷臺省賓客門人一時文學之
選皆在是以繼志兄弟見聞異於常人又以彊記博學稱於
時自統緒之習固無與斯事而寒雋視之更興寡陋之嘆矣
禁扁之書在史館暇日所編覽為詳贍而他著述尚多也繼
志年富力彊好親師友則所學又當不止如著此書者

送趙茂元歸鄉序

百年之前吾蜀文獻之懿多矣在東南名家者數十亦亡先
輩凋謝流風餘韻其或存寡矣眉山趙君茂元自其
大父出以春秋授危科登顯仕有譽聞於當世與同
史氏程氏家氏門戶相望互為婚姻雖遠在吳越家庭之間
鄰里乎致鄉近古之意也內附垂六十年茂元父子服其冠
衣講學郡縣不以官卑祿薄為嫌意氣濯如也謁如也至治

壬戌予適吳將即遺老故家而有徵焉未幾召還史館未及
有所訪問獨茂元方為吳學正得從容焉而茂元有悼亡之
戚亦不獲盡所欲言也後十年調官京師乃取閩中一巡徼
以去曰親老矣急於養焉又匆匆以別噫予終無以廣其寡
陋也乎前年被 詔纂述史記頗恨蜀學微絕諸君子緒言
不少見於故府聞茂元得其曾外祖平舟楊公遺文將從官
下并其家集刻之此志誠忠厚矣集欲更推其意訪諸家之
有傳者錄以上送其於補塞闕違不亦美哉敢書此以為別

道園學古錄卷之六

道園學古錄卷之七

右朝蒙七

雍 虞 集 伯生

記

西山書院記

建寧路浦城縣真文忠公之故居在焉其孫淵子言其族人
用建安祠朱文公之比築室祠公相率舉私田給凡學於其
宮者而請官為之立師江浙行中書省上其事 朝廷律之
名之曰西山書院列為學官實延祐四年四月也是年
天子命大司農晏翰林學士承旨忽都曾都兒迷失譯公所
著大學衍義用國字書之每章題其端曰真西山云書成奏
之 上嘗覽觀焉昔宋臣竇憲寫唐宰相陸宣公奏議以進
其言曰若聖賢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時識者以為知言由
今觀之宣公之論治道可謂正矣然皆因事以立言至於道

德性命之要未暇推其極致也。公之書本諸聖賢之學以明帝王之治據已往之跡以待方來之事慮周乎天下憂及乎後世君人之軌範蓋莫備於斯焉。董仲舒曰：人主而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知後有賊而不見此，雖未敢上比於春秋，然有天下國家者，誠反覆於其言則治亂之別得失之故情偽之變其殆庶幾無隱者矣。公當理宗入繼大統之初，權臣假公之出以定人心，既而斥去之十年，復召旨上此書，當時方注意用之，未幾而公亡矣。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公再出而世終不獲被其用，豈非大乎庸詎知百年之後而見知遇於聖明之時也。然則公之祀豈止食於其鄉而已乎。蓋嘗聞之工師之爲宮室也，猶必有尺度繩墨之用，樸斲締構之制，未有無所受其法者也。爲天下國家其可以徒用其材智之所及者哉。今天子以聰明睿智之真，然猶能自得師尊，信此書以爲道揆，況衆人乎。學者之游於斯也，思公之心而立其志，誦公之書而致其學，聖朝將得人於西山之下焉，不徒誦其言而已也。

鶴山書院記

昔者儒先君子論道統之傳，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至於孔子而後，學者傳焉。顏子歿其學不傳，曾子以其傳授之，聖孫子思而孔子之精微益以明著。孟子得以擴而充之，後千五百年以至於宋，汝南周氏始有以繼顏子之絕學，傳之程伯淳氏而正叔氏又深有取於曾子之學，以成已而教人，而張子厚氏又多得於孟子者也。顏曾之學均出於夫子，豈有異哉。因其資之所及而用力有不同焉者，亦然則所謂道統者，其可以妄議乎哉。朱元晦氏論定諸君子之言而集其成，蓋天運也。而一時小人用事，惡其厲已，倡邪說

以爲之禁士大夫身蹈其禍而學者公自絕以苟全及其禁
開則又皆竊取緒餘微倖仕進而已論世道者能無盡然于
茲乎方是時蜀之臨邛有魏華父氏起於白鶴山之下奮然
有以倡其說於摧廢之餘極其弊於口耳之末故其立朝倦
倦焉以周程張四君子易名爲請尊其統而接其傳非直爲
之名也及旣得列祀孔廟而贊書乃以屬諸魏氏士君子之
公論固已與之矣及我 聖朝奄有區夏至於延祐之歲文
治益盛仍以四君子并河南邵氏涑水司馬氏新安朱氏廣
漢張氏東萊呂氏與我朝許文正公十儒者皆在從祀之列
魏氏之曾孫曰起者隱居吳中讀 詔書而有感焉曰此吾
曾大父之志也何幸親復見諸聖明之朝哉今天下學校並
興凡儒先之所經歷往往列爲學官而我先出鶴山書院者
臨邛之灌莽莫之翦治其僑諸靖州者存亦亡幾而曾大父

實基於吳先廬在焉願規爲講誦之會奉祠先君子而推明
其學雖然不敢專也泰定甲子之秋迺來京師將有請焉徘徊
徊久之莫伸其說至順元年八月乙亥 上在奎章之閣思
道無爲鑑書博士柯九思得侍左右因及魏氏所傳之學與
其曾孫起之志 上嘉念焉命臣集題鶴山書院著記以賜
之臣聞魏氏之爲學卽物以明義反身以求仁審夫小學文
藝之細以推致乎典禮會通之大本諸平居屋漏之隱而充
極於天地鬼神之著葢 然立朝之大節不以夷險而少變
而立言垂世又足以作新乎斯人蓋庶幾乎不悖不惑者矣
若夫聖賢之書實由秦漢以來諸儒誦而傳之得至于今其
師弟子之所授受以顯門相尚雖卒莫得其要然而古人之
遺制前哲之緒言或者存乎其間蓋有不可廢者自濂洛之
說行朱氏祖述而發明之於是學者知趨乎道德性命之本

廓如也而從事於斯者誦習而成言惟日不足所謂博文多
識之事若將略焉則亦有所未盡者矣况乎近世之弊好爲
鹵莽其求於此者或未切於身心而效諸彼者曾弗及於詳
博於是傳注之所存者其舛謬抵牾之相承既無以明辨其
非是而名物度數之幸在者又不察其本原誠使有爲於世
何以徵聖人制作之意而爲因革損益之器哉魏氏又有憂
於此也故其致知之日加意於儀禮周官大小戴之記及取
九經注疏正義之文據事別類而錄之謂之九經要義其志
將以見夫道器之不離而有以正其臆說駁訟之惑也此正
張氏以禮爲教而程氏所以有徹上徹下之語者也而後又
冥究其說以兼致其力焉昔之所謂鹵莽日以弥甚甘心自
棄於孤陋寡聞之歸嗚呼魏氏之學其可不講乎今起之言
曰起幸甚身逢 聖天子文治之盛追念先世深惜舊名起

將於斯與明師長友教其族人子孫昆弟及鄉黨州閭之後
秀庶乎先君子之遺意而魏氏子孫世奉其祀事精神血氣
之感通亦於是乎在其有托於永久而不墜也不亦庶夫臣
之曾大父宴與魏氏同學於蜀西故臣得其粗者如此敢輒
書以爲記魏氏名了翁字華甫臨邛人年十八登故宋學士
已未進士高第仕至資政殿大學士參知政事兼書樞密事
都督江淮軍馬贈大師封秦國公謚文靖而學者稱爲鶴山
先生云十一月丁未具官臣虞集奉 勅謹記

白鹿洞書院新田記

南康白鹿洞書院山長柴實翁誦其郡守崔侯之言曰昔者
斯洞在南唐時學者之盛猶至數百人宋初固不待言矣及
朱文公作而興之以講道其間其規約之要被乎天下學者
嚮往以爲宗焉此其所建也又非昔人所能及者豈之不敏

假守茲郡誠不敢以學校爲緩於聖人之道誠亦知所尊信而未之能學也思欲其所以爲教者而未之能爲也然而繙其既稟使其師弟子得安於治其業顧力雖不足猶庶幾可能乎乃視學田之入而節縮其冗泛計其費之積可易民田百畝實翁之未至也教授王君省翁實通攝書院之事乃能親行田視其肥磽去取之故所得皆上壤夫侯之意王君之勞田之始入皆不可無記願刻其事于石嗚呼朱子之書學者蓋家藏而人誦之矣其於聖賢之傳爲學之要本未始終象分縷析無復餘蘊使窮鄉下邑獨學特行之士苟能玩而習之思而得之體而踐之及其父也猶可以入聖賢之域况乎有明師良友相先後之討論問辨以求其正觀感契會以推致其極者乎此其人固何待於人之食之而後用也雖然侯郡守也書院郡之學也自侯爲之者當如是耳來者其勿

負侯之心也哉侯名震之字鵬舉燕山人歷官多美政守是郡也二年矣通練樂易敏勤堅信民無隱情庭無留事其用民力也若增石聞繕郡治非必當爲者不爲也是以事集而人不知援至治初元之詔命司臬事舉天下守令之最江西部使者牢其舉侯政績著明考二十五事後使者怯烈察之如章併以上御史邦人士請家侯而祠之侯亦莫能止也其得民如此王君金華人其大父師勉齋黃氏柴君番易人其父師雙峰饒氏皆不忘其世學故併書之

尊經閣記

寧州西南二百里脩水出焉出居其上者曰師氏著姓也宋嘉熙中諱巖起君嘗築進齋以讀書司刑使者察其勤爲著之記後四十年齋燬于兵又三十年其孫天麟始因故基作新閣而名之曰尊經承先志也客有過而嘆之爲之言曰是

其爲處也山發春以獻秀水涵秋而致清懸崖飛流出其右
長秋古樹列其側擇其名之攸當未可以僂數慨獨念其先
世之所尚而尊之此其志固君子之所樂道者哉子乃言曰
嗟夫尊經者舉其書而加之諸子百家之上而皮之乎將姑
爲之名乎夫經也者無待於尊而常尊者聖人之心之所著
也聖人之道之所載也通三才之知以知變化之本極經綸
之妙吾心之運量又未始與聖人異也有能知其心之大而
尊之者乎由其道以推致聖人之至者乎是則尊經之大者
今天子以獨斷黜吏議貶虛文一以經學取士士大夫言
學者非程子朱子之說不道也上下尊經之事蓋如此故竊
以爲必有通乎聖人之心以達聖人之道者出乎其間觀乎
尊經之有閣得不重感於予心乎吾聞豫章之境有高山深
林稍與世俗相遠者古學之士多我冠博衣深隱乎其中將

必有爲師君言之者後有知言之君子將即斯閣而求之天
麟字勝瑞今爲同知吉水州事云

王先生祠堂記

許人有祠其鄉先生于學宮之傍曰王先生諱德元字仲元
邢臺人余大安中舉經筵第一入既受官又從常山周晦之
先生學歲壬辰避兵來許之人以爲師出其門者前後數十
百人經先生口授經者今且老猶歷歷成誦其爲人豈弟敦
厚與人言必本於忠信待朋友有禮所與交或死已久歲時
往撫其家如生存鄰里有喪疾皆親視問無間貴賤許人化
之至元甲戌先生年八十而卒明年其配錢夫人卒無後門
人刘世安張居禮郝守寧等築諸姚范之村而私以時祀之
惟先生之田廬有司不忍收也而又不可以父大德甲辰請
于河南之會府以其宅爲長社縣學立禮殿講堂賦其田以

爲廬籬守寧曰古之所謂鄉先生者沒而可祭則祭之柰何
使先生泯而弗祀方先生來許時環許之人日戒于兵恬然
寧許人以學者先生之賜也今門人盡矣獨守寧在守寧而
不盡其情誰當盡其情哉至大戊申與其同志築屋於學以
奉先生遺像於是縣長吏學官諸生以春秋釋奠先聖之明
日遂祠之歲會由入三之一以具祀事請刻石使來者有攷
焉嗚呼於是中原文獻淪喪隊軼者且百數十年而幸有能
誦詩書讀書傳諸其人以待後之學者其功誰可忘也况許人
之息游于斯者皆其門人之子孫昆弟也彷彿其蓋容而感
其至氣之所在能無有以係其思者乎廼作詩遺之使歌以
具祠詩曰 載除我宮我宮爲堂聖神斯來寧誰其從之有
合匪彼御昔吾允臧諷言隍 金石之揚人用不忘即祠于
次有醴有馭取具孔類自許多士多士孫子奉茲永世

小孤山新修一柱峰亭記

延祐五年某以

聖天子之命召吳必清先生於臨川七月二十八日舟次彭
澤明日登小孤山觀其雄特險壯浩然與懷想夫豪傑曠遠
各勝之士與凡積幽憤而懷感憤者之登茲山也未有不廓
無樂其言明遠大而無所留滯者矣舊有亭在山半足以納
百川於足下覽萬里於一瞬泰然安坐而受之可以終日石
級盤旋以上窺結堅縵闌護完固登者忘其險焉蓋故宋江
州守臣厲文翁之所築也距今六十二年而守者弗度日就
圯毀聚足以涉顛覆是懼至牧羊亭上蕪穢充斥曾不可少
徙倚焉是時彭澤邑令咸在亦爲赧然愧赧然怒奮然將除
而治之問守者則曰非彭澤所治境也乃相與慨然而去明
日過安慶府判李侯維庸某故人也因以告之曰此吾士也

吾爲子新其亭而更題曰一柱可乎夫所謂一柱者將以卓然獨立無所偏倚而震凌復遠八面交至終不爲之動搖使排天沃日之勢雖極天下之驕悍皆將靡然委順聽令其下而去非茲峰其孰足以當之也耶新亭崢嶸在吾目中矣子當爲我記之至池陽求通守周侯南翁爲吾書之以來也李侯直定人仕 朝廷數十年歷爲郎官謂之舊人文雅有高材以直道剛氣自持頗爲時輩所忌父之起佐郡人或憤其不足侯不肖也觀其命亭之意亦足以少見其爲人矣且一亭之微於郡政非有大損益也到郡未旬日一知其當爲即以爲已任推而弁其當爲之大於此者必能有爲無疑矣

致愬亭記

古者之祭於廟也取其深廣靜密將以聚精神而致感焉亭云者升高望遠則可已非祭之所也然祭之先則必致其思

其思則或於亭焉可也莊平梁君澗之爲亭於其先塋之春秋登於斯望其墓而祀蓋以寓其孝思之不忘也其賢與士宋公湯名之曰致愬取祭義之文云君之第七子宜來求于文以爲記蓋嘗聞之孝子於其親也蓋無所不致其思焉况其遺骸之所托松柏鬻如霜露時至於是乎企而望之則必有無窮之感焉是固非祭所也先祭而思焉其著於斯矣然則名之爲致愬不亦可乎宜進士高科有位子 朝矣於法君當得封禩而進焉爲士爲大夫爲卿爲公古之廟制可考而用之矣且君之父子講乎詩書之藝明乎禮法之辯將能祭之以禮爲其所得爲犧牲有石尚能爲君銘之使鄉之人有所取則也

孝思亭記

國子伴讀莊平梁生爲子言其邑之善士曰張氏兄弟以孝

友稱於鄉作亭於先塋之左手種松柏鬻成林爲請於監
察御史周君景遠得大書孝思二字以表其處而求文以爲
記予嘗聞之古之君子之爲禮也蓋無墓祭夫祭者之於鬼
神也求諸陰陽之義備矣墓也者遺體之所藏也苟於是乎
求之豈不可哉而古之君子之爲禮也而墓無祭何也凡有
國有家者必有寢有廟廟所以祭而墓非祭也有廟者必有
主主之始立也二祭以虞之歸必奉諸其廟歲時祀之曰是
神明之所依也有禰之廟者自己之兄弟子孫皆至焉有祖
之廟者自父之昆弟子孫皆至焉有曾祖之廟者自祖之兄
弟子孫皆至焉有高祖之廟者自曾祖昆弟子孫皆至焉有
大宗之廟者凡族之昆弟子孫莫不至焉者矣是合族之大
法也而近世士大夫家廟主之制或莫之考一傳傳之後昧
於世次者或有之矣况於民庶者乎是固君子之所深惜也

嗟夫古之不可復也然幸而猶有一焉今中原之地平術溫
厚故其爲塋兆也高曾而下凡子孫皆得以次祔葬歲時上
塚則猶得以知其處此爲某親此爲某親拜於墓下者孰爲
某親之子孰爲某親之孫蓋深有維持族姓之意焉後之君
二苟以義起禮則墓亭之設固在所不廢也張氏兄弟舉之
於墓亭之意豈非知本者乎其以孝友稱於鄉也宜矣張氏
兄弟三人曰通甫曰欽甫曰君用張氏之後必有顯者其自
此三子者始歟

知還齋記

相國李秦公治小齋於居第之後取陶淵明歸去來兮辭中
語名之曰知還而命其記之某對曰夫身任天下之重者必
有周天下之慮之周天下則凡所以竭其心力者勞矣於是
求高明廣大之居以佚其身体其氣息其聰明之用以待事

物之無窮者人之所同也而篇掌觀盛德於下風矣初天
子之在淵潛也公以仁義爲之師憂患於危疑之日而不
爲動決幾微於造次之頃而不爲懼挈宗社於大安之地而
不爲於神間意定若初無爲乎其間及天子即位公以舊
學爲之相大綱細目疏治條理不紊不遺意若有不足而公
方日與天子坐論道德治乎無爲四海晏然蒙其澤而莫
之覺此其所存者大而所息者深又何假夫居以厚其養哉
顧廼因方丈之室托微物以見志若懼滿盈而有退然之意
者其憂深思遠之故其何足以知之雖然公命也某不敢辭
廼爲之記曰朝出乎喬林而夕返乎一枝者衆鳥也故隱民
遠士得以寄興而自喻乃若鳴鳳歷數千百載而一出其進
退豈直係其身也哉是故奉其身以爲進退者庶士之事也
進退不係其身而係其道者大人之事也公以身係天下之

聲色之般阜精麗自東南言織靡者莫或過之是以婚姻喪
祭之禮宴游之樂服御之飾恒出於有餘又漸被夫文章詩
禮之懿下至市井田野婦女兒子往往習誦讀知古今以孝
弟信義相尚其不然者衆指目之謂斥之以爲風嗟夫使其
人所以易爲善者豈徒然哉然而盛衰治亂興廢之相尋非
惟其數然也理若是矣國家將啟南服獨先受兵芟夷剗
刮者幾百年而後者之所謂盛者始掃地無復遺餘矣脫身
百年之下遠而去之既生全焉又富完焉又將以子孫衆多
而貴焉此其先所積累者豈不異哉然則樂善之名駱公蓋
有以徵其前而望諸後者矣不記殆不可也胡君盡力所事
受知

世祖皇帝特命筦庫保定非常例也常歸其鄉修先人墳墓
而收其族人子弟鄉里之貧弱者教養恩表其爲君子以爲

難能有司嘗旌異之今官進而年益高一子應仕將顯要其
福蓋未艾也前五十七年駱公解舟鄂道風引之入
世祖皇帝軍中得召見論兵事奇中

世祖以之北來然不願仕故以翰林應奉終其身史進士之
父史先生駱公之甥也胡君嘗以駱公之命續兄弟之好是
以進士爲之請某亦蜀人也故爲之屬筆以記不敢辭後有
以盛德之家稱於燕山者將在胡氏尚有徵於予言也

沛縣尉李君美政記

沛人有尉善其職其父老愛之願刻姓名于石以示遠又國
子生張復邑人也疏其邑人之頌云舟車衝二出我沛邦我
任我載唯尉之從力用不窮歲饑有盜尉制之有道田則有
蝗尉除之有方泗漢患水防隄善比尉將役人如視妻子民
有無言尉繕其屋有繫在獄尉哺之粟傾贍學宮廼牖廼墉

說於千載之下豈非幸歟蓋予嘗以而求之沈冥於物欲之
塗者固無與乎此也而知致力焉者僅足以爲原憲之所難
而已其拔本塞源脫然不遠而能復者世其鮮也然則苟有
志於聖賢者舍此奚適矣然而難言也昔者程伯子少而好
獵及見周子而有得焉自以爲此好絕於宵中矣而周子曰
是何言之易也後十餘年程子見獵者於道旁不覺有喜意
夫然後知周子識察之精也嗚呼自顏子而降若程子之高
明而敦厚純粹而精微一人而已其爲學也必不爲原氏之
剛制也明矣其十數年間豈無所用其功哉而是好也深潛
密伏於纖微之際不能不發見於造次之間意亦微矣鄉非
周子識察之精固不足以知其必動於十數年之前非程子
致察之密亦何足以自覺其動於十數年之後是固不可與
迂生曲學者論也而衆人廼欲以鹵莽苟且之功度幾近似

其萬一可乎不可乎此則予之所甚懼而旦莫不忘者也國子伴讀掌儀康生敏以克復名其堂而來求文以爲記予既嘉其慕尚之高遠而又懼其易之也故著其說使實諸壁間因得以觀覽而資其行遠升高之一二也

樂善堂記

京師之南城有爲堂焉而名之以樂善者承事郎左藏大使渝人胡君善甫之居故應奉翰林文字駱公之所命也後二十餘年因鄉貢進士史君質求予作文以記之其聞諸長老曰昔吾蜀全盛之時以詩書文學起家若勲業事功昭著伐越見聞可攷知者不論其事物俗宜近民者云城邑自漢晉近逮唐宋豪傑所營置往往而在其所完聚有久固之勢不幸間有僭竊者崛起撓捨於其間非降即亡事亦旋定故其民積安於豐厚屋室之華壯錦繡之穠茂滋味之腴盛貨利

安危其道著矣今而自托於此是豈以功名富貴易其心者哉其以是知易道之所以貴夫知進退而不失其正者也

誠存堂記

昔者君子之言居也宅曰安宅居曰廣居泰哉其所以自處者乎何其安重尊高之若是也竊意君子之所以爲安重尊高者固無待於外而上棟下宇益得以休其體而致其養夫豈苟然也哉集賢司直鄱陽周君之爲堂也築必固材必美攻斲必純澤構締必堅纘曲執必周正戶牖必䟽達溫清必宜適待其後之人必夕而無數凡作室之道備矣及其成也曾不以是自佚方挈然以誠存題之此其意豈淺者顧使其爲之記其何足以知之嘗試即堂而言之仰升俯降卑高之位定矣馭深嚮明內外之辯嚴矣左揖右讓少長之序列矣以祀以養以宴以食父兄宗族之親在是矣鄉黨僚友

之情可得而洽矣靜以養動以思朝以與夕以寧暇之乎燭
之而弗迷也繁然列之而有文也循乎其行之無忤步也
確乎其歸之無異本也繹乎其繼也渾乎其無窳卻之
有待於彌縫也若是者庶乎其名義之近之也乎而某又何
足以言之大江之南鄙為大郡物殷而家給土木之盛甲乙
為北而又以文雅相尚抑豈無以美名表其居者乎夸者已
張警者已未未有石身切求若是其美而大者也某又安敢
不為之記也惜乎其之不足以知之不足以言之也謹記之
曰周氏誠存之堂作以其歲成以其歲名之者集賢大學上
姚公端甫題之者集賢待講學士趙公子昂也蜀郡虞某記

克復堂記

克已復禮之說在聖門惟顏子得聞之當是時七十子者蓋
有不及盡聞者矣後學小子迺得誦其言於方冊之中聞其
釋其弓助楨遜有容復之言曰尉嘗學于濟南李昌道先生
故知愛人之說其父奉使平陽罹地震之禍尉以恩得官故
能感憤自樹立也嗟夫尉於縣政無所敢自遂也而及乎民
者如此自昔沛以勇宕為俗今父老獨不忘於一尉之善者
又如此且世之豪民在吏以動搖劫持為能視一秩滿尉何
有此乃以終愛聞不亦參善大使尉益自勵所至不倦雖古
循吏何以過之有司用材者能無考於斯乎尉姓李名茂字
廷實德州齊河人初為濮州觀城尉遷沛尉父老曰張仲昂
天爵堂記

饒國吳公以其子玄德真人之貴推恩錫爵以老于家乃築
堂以居銘曰天爵以其游於玄德也來求文以記之某謹為
之記曰善夫戴帥初氏之言曰方番易盛時朱紫組印人無
寧蹤而公處之恬然及今驅馳之事盡息而公憇然如昨日

也論其立志槩可見矣况又使其子為道家曾不以淡泊為慮此其初寧有一毫富貴之心哉及其老也廼能即家建國與其夫人偕老而康寧備福之盛當世幾無與比然則公之所致卒一時榮一鄉有餘矣而方名堂以天爵而自見則公之所以致此者其必有所不知而天獨知之者夫方今天下之盛任者以千萬計挈然進取是務日莫不足於心不得一日寧其身如公之萬一者亦獨何心哉且人之材相去豈遠遐邈也夫莫之為而為者莫之致而至者智未必盡不足以及之也然而略不能以自信者非天爵之堂而觀吳公之德其所勸不既多已乎雖然玄德以清靜為宗而能奉其親以榮耀天子之賜也亦天所以成其孝也公非有求於時也居有貴富而不辭天也亦教忠之效也無營也而至貴者至焉無欲也而至樂者存焉然則惟公之所自居者為天爵乎十乘之國者願之壽何莫非天者獨歟盛矣

劉正奉湖誌

至元七年

世祖皇帝始建大護國仁王寺嚴梵天佛家以開教於天下求奇工為之得劉正奉於黃冠師正奉先事青州北道錄傳其藝非一及被召又從阿尼哥國公學西天梵相神思妙合遂為絕藝凡兩都名利有朝士範金樽換為餅者一出正奉之手天下無與比者由是上兩賜官女為之妻又命以官長其屬迄今四十餘年凡行幸無所不從

今上皇帝尤重參教嘗勅正奉非有旨不許擅為人造宅神象者其見貴異如北將作院經歷洛陽田君博物君子也嘗謂予言大都南城長春宮都提點馮道願始作東樓廟于宮之東謀其徒曰不得劉正奉名手無以稱吾祠且正奉嘗

從吾徒游將無靳乎即詣正奉言之正奉以前勅未之許也
是時廟未成民間以靈異禍福相恐動事未其顯灼馮去後
正奉果悅恠若有所感者病不知人者三日或爲之禱乃起
謂其門人子孫曰速爲我御我且之東嶽廟至廟疾良已會
立廟事奏御正奉祝曰願親造仁聖帝象既而疾大安又進
二品益喜曰是神之賜也因又造炳靈公可命君象而佐
諸神有弗當其意悉更之蓋幾有神助者延祐四年春予
長春因即而觀焉凡廊廡時共稱好者皆市井物恠情狀
蓋易以悅人及仰瞻仁聖帝巍々乎帝王之度矣餘皆稱其
神之所以名者予尤愛其盛服立侍像二若不勝憂深思遠
之至者乃歎曰運思一至此乎田君曰初正奉欲造侍臣象
心計久之未措手也適閱祕書圖畫見唐魏徵象乃矍然曰
得之矣米若此其相白者遠走朝中爲之即日成異哉

非直藝矣正殿仁聖帝兩侍女兩中侍四丞相兩介士其西
炳靈公兩侍女兩侍臣其東司命君兩道士兩仙官兩武士
兩將軍皆正奉之手善觀者知非他工所可雜其間也長春
之白雲觀 金人汾王先生十一曜奇妙爲世所稱道今遂
配之略不可優劣也予所見又有士都二皇廟尤古粹造意
得二聖人之微者亦正奉之所造也而梵佛之祕不得觀予
嘗讀張彥遠各畫記錄兩京寺觀祠宇畫者數十人塑者一
二耳計其運神之妙致思之精心手相應二者略無彼此而
傳世多少懸絕如此良由畫可傳玩模榻又遠塑者滯一處
好事識者或不得而覽觀使精藝不表白於後世誠可慨也
故田君請者爲劉正奉塑記正奉各元字秉元前之寶坻人
年七十矣其官曰昭文館太學士正奉大夫祕書監卿搏揆
者漫帛土偶上而髹之已而去其土髹帛儼然其象昔人嘗

爲之至正奉尤極好搏九又曰脫居京師人語如此

道園學古錄卷之七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道園學古錄卷之八

在朝崇八

雍 虞 集 伯生

記

新昌州重修儒學宣聖廟記

新昌州之士有居 京師者曰前百丈縣尹張質夫以其州人諸生之書來告曰吾州瑞之屬邑也建學自宋慶曆始縣令以時葺之其名因事而見者甯麟陳才曾淵子也有石刻記焉故諫官謝公諤之文也江南內附之初鄰境寇起遂以遷廢至元三十年瑞州守臣始命縣尉蘇澤作新學建大成殿殿有廡中象夫子而奉之配享從祀者位設如常制殿之門爲重屋講誦之堂曰仰高堂祠鄉先賢於別室自漢梅南昌福以下凡二十餘人 年縣陞爲州廟學如故泰定乙丑前守夏侯質孫以 詔書增設從祀九儒家於廟前池架

梁以達於外門至順辛未今守趙侯居仁始來謁廟學顧瞻
屋宇庫陋湫隘嘆曰吾州亦予男之邦矣歲時有事於夫子
尊俎籩豆有序鐘磬琴瑟在列而周旋升降揖拜跪起殆不
接武於戶庭之間則何以奉揚文治以淑吾邦人乎暇諸學
廩歲爲粟千石曰是固可以有爲也乃節冗費究宿弊以圖
新之易旁近民間地以廣其官而後衝縮端直凡八十丈屋
之高廣視舊各加五尺增兩廡各十一間又崇大其列戟之
門階城唐甍廉嶺高固一與殿稱而規制與瑞州之學侔矣
取材賦役皆有其方凡民與儒家者無所勞費以三年五月
告成謂邦侯之功不可忘而歲月不可無紀也子之先君參
政雍公嘗分教於瑞州新昌之士固嘗承乎下風矣不遠數
千里願子有繼而質夫又曰昔吾州之士彬彬然以文學進
用至於卿大夫者代有人焉

聖元以進士取人材於天下凡六科矣而吾州之廟學始大
以新繼自今吾鄉之父兄昆弟來至於斯也瞻夫子之德容
而有所觀感依夫子之廣居以安其息游德義之士其自此
興乎其乃爲之言曰古之學者於其先師則有釋奠釋菜之
禮焉非廟之謂也前代之制夫子南面以其門人配而廟食
於學宮我國家因而推用之日以盛大賢守令有意於民事
者必先用力於廟學謂之知本夫廟無與於學也然而道統
之傳在是矣學於此者誦其詩讀其書習禮明樂於其間誠
其道也不敢不悅焉以盡其力非其道也不敢雜然以妄用
其心聖賢去之千載求諸彷彿之形容以端其所嚮導焉所
繫不已重乎且異時先儒之爲學校言者每病進取之文害
道必欲撤而改之使得以反求爲己之實愛世之意深矣
聖元混一區宇且五十餘年而進士之議始行當是時固以

先儒之憂爲愛而爲之 制曰詢孝弟於所居之鄉以觀其
行之力考學問於所治之經以見其道之正求才華於適用
之文察舉措於論事之要求之之術亦既精且詳矣果得如
斯人而用之則天下寧有乏材之嘆乎然而或盡其事而不
偶於有司或衰然充貢而不盡如其說得失之故非直其人
之所遭然也文運世道蓋於此可驗焉故某懼夫學者無以
自致於道質夫之所望於其鄉人士者蓋有在此而不在彼
者乎新昌文物之邦也父師少師其必以內聖外王之說而
教其人焉某固不敢以一言槩之也趙侯字仲義亳社人起
身江西懷府連治縣有聲今以奉訓大夫知新州事多善政
督工者學正蕭笑訓導劉天桂直學張志道胡謙

光澤縣雲巖書院記

古之長民者治而教之之外無他事也後世有簿書期會徵

調共億趨走逢迎之煩私計之迫而得盡心於民事者或寡
矣而舞文殖貨者又不與焉其善者豈無德慧術智者哉而
於先王之法意未知其何如也是故時之仕者審獄訟時賦
役慎保守不大得罪於民則已爲難矣豈復有爲治之具而
況於教乎若夫以儒入官者宜有見於此矣或者於道實未
有聞於學實未有得蒙其名以進一旦蒞事不聞尊卑以
取謬悠之譏則反睚眦且竊取時俗之緒餘以苟且毫末
之得而不耻者亦何心哉噫何吾民之重不幸也如此吾友
沈侯有吾則不然自其少壯讀書已有用世之意及部使者
連帥方伯取以爲掾持法嚴明而能恕蚤有聞於時稍遷塩
筴筦庫乃能從容爲大府建通融之計使其言盡用所益固
不細也泰定末爲光澤大夫始得其民而用之委曲於當世
法令之所得爲達其能卓如也下車之日富強民素爲長吏

信從畏憚者一不聽入謁獨諸生講學則循之與之言於是始有延師教子者侯曰然則善人也乃稍以是得進見訟者在庭一見得其情僞其負者故可立決也侯曰吾非不能立決立決則傷而閭里親戚之情矣輒教令退思之是以多不終訟嘗有兄弟爭田侯曰吾視若貌非不恭友者授以伐木之詩身為之諷詠解訟使日誦於學未踰月皆感泣求解知爭田為深恥縣學弊侯率儒家者更脩之曰善為之吾不以它役溷爾也而富人或請出財以助侯不許曰有公上之供以待汝修學非爾事也不日而學成合邑之境民聚為社者皆請建學立師如今而教養之舍或略倣於縣學則又為義倉以附其旁寬為之制使民受成而守之侯乃慨然曰訓其子弟而不本諸父兄殆不足使之易知而速肖也即邑南三里有一雲巖書院故基在焉故宋國子錄通守辰州李先生方

子講學之故廼也先生祖子孫三世受學朱子之門邑之鄉先生也書院廢李氏有遺田亦侵沒於人侯日退食即其處理泉石斬荆棘徘徊詠嘆若將見乎其入者得其遺文數篇民間耕與學者誦說之於是昔之願脩學而不得者造庭而言曰自侯之至於斯也吾無沈沒而有餘力請更作書堂以成侯之志侯其許之乎侯曰今可矣聽為之乃作室象夫子燕居又作祠象先生作一講堂四齋舍以容師弟子門垣庖廡以次庀工經始於天曆二年二月八月日成理侵沒之田而得之收其入以為養率其僚吏諸生各采落成郡守西公以其事達部使者使者避之閩帥上其事請列為學官至順三年侯至京師請予書其事將刻石以示後之人予廼為之言曰昔周子程子作於聖遠言湮千載之下而程子門人楊中立氏之歸閩也叔子歎曰吾道南矣宋既南渡中立氏

以其學傳諸豫章羅氏延平李氏至于朱子而益大顯明焉
當是時閩之學者比於鄒魯予從侯得先生所爲朱子年譜
序知其於朱氏之學確守而不變所謂毫分縷析致知力行
蓋終身焉及其爲縣學記懷焉欲其鄉之士息奔趨流浪
之志以從事於愛親敬兄之實必也宗族稱孝鄉黨稱弟經
明行脩然後謂之成材噫先生之於其鄉之人何其愛之深
而慮之遠也鄉之人誠能求先生之言於無窮由是而學焉
則可以趨乎聖賢之域而無大過矣烏乎君子學道則愛人
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寥寥乎求一二於千百而不可得吾况
侯乃能篤信而推用之吾焉得不爲之喜乎斯邑也由况侯
而知先生由先生而知學道則吾况侯之遺愛豈有涯哉四
方長民之吏聞况侯之風必有作而興者矧光澤之後至者
乎侯名達廬江人後居高安今爲某官其爲政若平反冤獄

之類有去思碑此因著其教事云

董澤書院記

帝王之爲天下治與教而已自聖賢不必有位而其事分是
故表程子之墓者曰周公歿天下無善治孟軻死百世無真
儒治不出於真儒雖治弗善也昔伯子之師友則周子邵子
及張子與其弟叔子也程子之學出於周邵氏雖若別出及
伯子論其學之所至謂之安且成則固無以異矣前聖既遠
此數君子者出而後聖賢之學帝王之道始大明於天下有
知其說而得以見諸行事焉此孟子所謂一治一亂之所繫
者也周邵與伯子廣大而精微高明而平實渾融旁薄入莫
得而窺焉及叔子之時邪說益以用事有待於匡闢而爭者
起矣門人徒以其說相傳衆人固怵於利害棄絕而弗之從
已時則有若故宋丞相忠簡趙公鼎奮自聞喜諸生獨能學

邵氏於其子學程氏於其門人得其說而尊信之生死以之而弗變也及相其君於危難之間庶幾行其道而竟以貶死非天也夫公子孫以此多留江南而其族人之在董澤者無恙也我國家混一始得以音問相通今國子博士贊翁公之六世孫也得請於朝祠公聞喜縣學董澤之族人聞之來走京師見贊翁謁告與之歸將作書院於其鄉以淑其人庶幾公之遺意焉蓋距公之時幾二百年矣贊翁來求其記之某受言而作曰烏乎公為相五年人心天理之所存者遠矣而害之者日勝卒不得盡行其志以為天喪斯文乎而周邵張程之說至朱元晦氏而條理發明以推致其極則天之未喪斯文也夫博士將有以教其人也公之德業在國史論定百世人得而觀焉若夫其所以為學者則凡朱氏之所述者有之矣昔者周子之言必合伊尹顏淵而並論之而後

藍山書院記

賢之誨學者亦曰立志以明道希文自期待游於董澤者其以是求之哉

藍山書院者弋陽張君卿弼之所作也卿弼字希契故宋時蘇大學登咸淳戊辰進士第除福州司戶辟充教授用舉者員足改官仕至興化倅而宋亡歸弋陽隱居不出門生弟子從受業者甚衆郡邑方內附學校多廢僉提刑按察司事王公某強起之至縣學以為師縣人士翕然來從之乃新作縣學近東宣慰使王公某又迎至郡學以為師以教一郡六邑之人又作郡學於是有列薦之于朝者非其志也即攝衣而歸至元十七年其門人楊應柱申益章以來學者之衆無所息游也規為學舍以處之得地於縣之水南士人徐氏舊宅廣袤幾八里中為宮焉有廟堂以祀夫子兩廡翼焉有明倫

堂以講學有祠以奉其鄉先生其左右齋曰稽古學易約史
興詩立禮成樂祭器有藏庖福有所前爲大門略如郡縣學
之制明年九月告成名之曰藍山書院其後鄰縣陞爲州直
隸行省割水南地以益之獨書院之境仍隸弋陽張君始爲
山長應桂繼之既列爲學官行省署官來任之矣至順三年
春繁昌縣尹張純仁來言曰昔先大父之始爲此也買田以
繼師弟子之食與鄉人之以田來助者通計若干畝純仁與
弟顯忠又以私田若干畝以增其不足皆買諸民田官仍徵
其常稅弗除也昔先大父歿學者祠諸講堂之東使顯忠奉
之書院之設五十餘年純仁等以時補葺不敢廢先人之志
來官于是者率三年代去經始之故將遂湮沒純仁深惟大
父之爲此學也庶幾邑人士之有成立焉今純仁始登至治
辛酉進士第大父之門人方回孫登泰定丁卯進士第而純

仁之子熙載亦解於鄉則皆遺教餘澤之所出也又何敢忘
乎敢請一言歸而刻諸石以圖不朽焉某曰昔者子之大父
之在斯堂也何以爲教乎純仁曰蓋嘗聞諸大父之執友矣
其誨學者曰聖學之學載在六經明於日月漢魏以來諸儒
或以識繼爲奧或以老莊爲高使異端百家之說與六經參
錯於天地之間子有餘年自濂洛諸公之出辭而闢之廓如
也窮鄉晚進之士或無良師友已未有端識而或驟遇舊說
見其汪洋恣睢將無迷誘而陷溺者乎徧取傳記百十家擇
其合於脩己之學而不墮於清虛治人之方而不雜於術數
者輯而錄之名曰六經精義凡數百卷獨恨未及成書而卒
耳某曰善哉其爲言也某聞之宋之季年有志於爲己之學
者病郡縣學校以科舉進士爲業而時王之制不可廢也別
立精舍以講學焉敦道義而絕功利以私淑諸人蓋取睢陽

白鹿書院之遺制而名之國家初有江南曾未數年而監山
首有書院脫餘生於盤錯之餘正人心以絃歌之事盛哉張
君之用心乎我國家表章聖經以興文化至於論語大學中
庸孟子定以周子二程子張子朱子及其師友之說以為國
是非斯言也罷而黜之其正乎道統之傳可謂嚴矣然而老
師宿儒日以漸盡愚者無所啟發狂妄者得以其不根無學
之言編附于仕哲之緒餘以誣眾罔俗則自欺自棄之甚者
也不亦悲夫來學于斯者盍亦深求聖賢之意於遺書以知
夫乾坤父母異付之重涵養乎本原之上審察乎幾微之發
擴充善端攻去邪欲日致以勗其不及又求正於有道使
不至陷於差繆必至於聖人而後止庶幾學者之事也乎請
以諭諸同志俾無負作者之意不亦可乎是為記

舒城縣學明倫堂記

學校講學之地也古夫有廟其釋奠於先聖先師者泮廟也
後世始為廟以祀夫子通乎天下三四百年之間禮制寔盛
我國家郡縣無小大皆得建學尤以廟為重焉是以有司脩
祀典勿敢缺而教無其師二非其人則或有不暇計者此士
大夫因循苟且之通弊要其識慮初不及此無惟其然也舒
城古邑也自宋季數有軍旅之事故學校之盛微不及東南
然而山川高深風氣完密民生其間者有中州質樸之美而
音岩幽谷往往有昔賢名人遺蹟足以風動其人而其人亦
樂道之故其俗為易化者矣延祐乙卯前令杜思敬始重建
廟而講堂庠廡弗治久而益壞部使者宋公翼嘗督縣令改
作辭以故逮燹理溥化登家古進士第長是邑始出獨見捐
已俸以天曆己巳之歲度材充工撤而新之凡為堂五間規
制宏敞始與廟稱未暮告成則某月也董役者典史周允著

儒宋楊椿傳熙宋文富蒞工者范應月胡立本皆儒也至順
元年秋燮理君以職事如京師踵門來求文以記之今夫郡
縣之吏急於簿書期會有不暇於為治而況教乎燮理君之
為邑知重學校於為學知重講習豈非知本者乎夫君臣父
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本諸天理之固然有不待於強名者
人之為道豈有出於此五者之外者乎然而明之則叙不明
之則斁此教之所由興也氣質之不齊雖萬其殊而大槩知
愚賢不肖之分而已矣斯倫也愚者有所不知不肖者又違
而遠之故有待於啓迪矯率無疑也乃若賢且智者所謂質
之美者也於其倫之所在亦知求盡其心焉然而不聞聖賢
之傳不經師友之辨則不足以知天理之節文精義之攸當
則直情徑行必有墮於私意之所為疑以之近幾微之差其
流弊反可以失其良心之正而貽世俗無窮之害焉此係於

教者為最切故古昔學校之教壹是皆以明人倫為事豈非
憂之深而慮之遠者乎烏乎洒掃應對而敬其事則窮理盡
性之學斯在服勤就養而盡其職則存神知化之妙已存不
踰乎屋室戶庭之近而天地萬物之奧已具不外乎耳目口
鼻之用而陰陽鬼神之微已通人之所以為人者亦大矣故
曰聖人人倫之至而已不有以明之孰得而知之哉嗚呼其
說亦微矣登斯堂者觀其名而思其實因余之言而求燮理
君之志庶幾有所觀感也夫昔邑之君子有李公麟伯時嘗
讀書龍眠山因以自號故有龍眠書院在縣治東飛霞亭之
北國初東禪寺僧并之而書院廢燮理君得隙地於清心池
亭之上蓋伯時與蘇子瞻黃魯直諸賢之所共游者也廼闢
地為屋以復書院之舊以廣為學之廩燮理君之於其民也
有古人之道哉來者尚克繼之于永久

滕州學田記

國家之制自京師會府郡縣皆有學學必有廟廟以奉先聖先師之祭祀學設師弟子員有廩餼之給補葺之費故學有田田多因其舊有缺者有司得以閒田與之俾寡人以耕歲收其入然田之蕪治租之有無祭祀廩餼之充歉則系於長吏之善不善用意與不用意而教之力不力系於師師得其人則長吏敬之民庶服之故教行而化興不然則否此其大凡也滕州之學右爲廟廟有殿殿有廡廡有門左爲學學有講堂東西有齋舍有庖有庫成於至元己丑則滕縣尹陳謀州學正陳溼之所爲也明年謀以如市鄉官地五頃餘爲學田從溼請也大德甲辰滕縣長吏阿不思等又以如市鄉官田五頃與之用學正張中立請也至治壬戌般陽李德昭爲學正滕守李元重之思所以相德昭治學者取租於田而給

之教養奉祠之外戶牖葺齊之飾既茨丹雘之工聖賢肖象有衣裳之制廟貌有墻宇之嚴煥然一新郡人耕之其間郡吏無良民蒙無忌租入弗至生徒散去德昭有憂之而未能振洛陽曹侯鐸之來爲州也以學校爲先務教養爲已任清介自守政如神明田之見占於強家者始復歸於學而器訟者搆言於司臬謀有以撓侯會使者趙公行部至滕得其實歸田如曹侯言因又以禮教鄉之五頃增之簿正以定其租立石以表其畔猶懼後之人或失之也使德昭請于濟寧于山東憲司于中書禮部以文書下之俾勿敢斲又來求文刻石以爲記烏乎滕與鄒魯兄弟之邦也聖賢之遺化在焉其人固易使也今侯又遠之計將質諸契券以待之孰若善其教以正人心美風俗則人知禮義廉恥亦何忍自斲乎跬步之士而私主撮之利乎曹侯儒者也其必有以勸其父兄

率其子弟者矣不然文墨何足以制之哉是歲朝廷命天下廟學以顏子曾子子思孟子並配孔子西面北上有司或憚煩多不及奉行而侯於滕學獨更新設象如法其知本蓋如此來者尚有徵焉

滕州性善書院學田記

天曆庚午五月滕州守洛陽曹侯振父介前學正李德昭至京師來告曰吾郡有性善書院者大德四年前守尚敏作義塾州治之南其屋四楹覆以瓦其齋舍茅茨而已延師以教郡人之子弟出已俸以率州士得錢五千緡貸諸人取子息以供師弟子之食明年以禮教鄉官地三頃給之延祐元年監察御史任居敬言於朝曰昔滕文公嘗聞性善之說於孟子宜表義塾曰性善書院朝廷用其言性善書院列於學官置山長以為之師延祐二年前守鄭某改築於滕之舊治其

宮之地凡八畝右廟堂以祠孟子在講堂翼以兩齋以居業張拉古瓦繼成之又給以使相鄉戶絕地二頃一十五畝如市鄉一十八畝而鐸之來也於學校之事不敢後既為深督其教養脩完其宮墻屋室治其用器之未備究子息之亡失地之見侵者悉經理之增給禮教鄉官地五頃合其舊有凡為田十頃三千餘畝使滕縣簿明安峇兒山長滕昂霄行田表其畔歲非其侵亦足以備用矣鐸代者且至將去之懼來者無所攷謹伐石載始末請一言而表之予廼為之言曰師弟子之講習於是者其亦嘗致意於性善之說乎息焉處焉亦有存其初者乎念慮之興酬酢之頃亦有以察其幾而致其辨者乎有能一日用其力於此庶幾賢太守之所以望於郡人者乎蓋古之人其幼無不學者及其長也受田而耕而俊秀者入於學以學乎脩己治人之道畊者食人而不以為

勞學者食於人不以為泰誠以學者有益於人之國家也學非其學而欲安坐以食則又何責於人乎吾聞之也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使滕之人以侯之故而知學道焉亦何待區々執信於咫尺之石哉滕昔為國今為州今之守昔之侯也孟子之說布在方冊傳之千載有民人社稷者孰不得而誦之視其所聞有多於文公遠矣慨想文公之為政於斯也孰肯為汙暴之慢者乎繼曹侯而來者善擇師推明孟氏之說以教其人於父遠之道無大於此者

中書省檢校官廳壁記

中書省檢校官者至元二十八年尚書省以戶工二部營繕出納之繁奏設是官以覈其程書官二員吏四人其署在省之東偏三十年奏增為四員吏六人分督省左右司六部及架閣倉庫文字之稽滯乖違者而糾正之其官吏從東西曹

與公牘還就署決事後中書省仍治宮城之北舍因其舊而檢校官之署闕焉徒寓直所至之部至順二年中書徙治宮城東南之省檢校官奉政大夫前進士孫士敏志道奉直大夫楊益友直中憲大夫王國器鼎臣朝列大夫楊惟恭伯溫以舊署隘且弊為請宰相命更作於舊署之南為堂三楹以居其官旁列吏舍庖廐外為門以別之是年冬庀工明年五月成四君子者既視事其間而相與言曰是官之設州有餘年矣而廳事適成於吾四人為僚之日可無識乎且昔之居是官者視諸掌故蓋將百人去而坐丞相御史府者政事風節歷々可徵也其可無述以待後之來者乎四君子皆與余游故來請為之記夫宰相上承天子以出令於天子其屬多矣官有其事職有其分不得相越也於文史無不得察視者唯檢校官為然其於宰相有寄乎耳目之明有托於心督

之密而望高職清又有若賓客之優游者焉蓋他官莫之及也是以每難其選而常得人焉凡爲是官者來升斯堂而覽斯文尚思其任之重而有遠大之期也乎

京畿都漕運使善政記

國初運外郡之粟以實京師數日以廣大江以南浮海而至者歲以數百萬石計公府之儲待官府之廩稍宿衛之共億至以及京城游食之民其用至夥而所係其重者也舟車之輸載士卒之任負數經轉輸而至於京師者則有京畿都漕運使司以總之所領倉凡三十二一倉之官或五人或四人三人槩僅百員役於倉而食祿於官者又若干人自流選而來爲是官者出納之事稍弗加謹折閱陷失有傾家辱身而不足以補之者是故朝廷常優之始授則增其秩終更則減其資蓋念其重難也然而使之無失而得善去者則槩系

於司漕者之得人矣至順二年秋千斯倉使汪堦等來言於安官求文以頌運使扎撒公程公日新與今運使劉公子善之德其言曰扎撒公之爲使也出令曰凡倉之守吏日守其局以謹出納非運司必有徵召之事毋敢至運司又曰凡運司之胥吏皂隸不得輒至倉所其負米於垣而入倉也關防有法役夫無所容弊故其米皆完好而不雜其出納也務爲均平收支之數有所勘曾止從本司揭帖圖帳申報無煩文也蓋倉庾之所患者收支已不得其精鑿其支也又疲於供應而皂隸百色之需挾上官而來干者紛然終日則不得不竊贏餘以應需求日夕月深忽焉而其耗多矣今運官絕公吏之擾簡奔走之勞善出納之法列官於是者始得以效其奉公之實而無唯官之罪焉扎撒公斷以定見程公善相之劉公善繼之此其等數千百人所以感激不忘願刻石紀事

且以垂其法于後使來者之永克有濟也噫朝廷之法詳且盡矣其有不至者則奉行者之過也今京畿漕運之事而三公克拯其弊繞數事耳而倉庾之受賜已如此其經營之密調度之予屬吏有不得盡知者尚多矣乎夫萬仞之隄或潰於螻蟻千石之水或洄於漏卮諸公之政乃得禁皂吏之侵漁此所謂所治者小而所益者大者也為政者尚鑒此而慎之乎札撒公蒙古人自宿衛內廷除直省舍人歷中政院同僉判中政院事積官中大夫除隆祥總管府同知程公人今自運使除右司郎中又除淮東道肅政廉訪使劉公青州人今在任僉宜則別列于碑陰云

潼川王氏忠孝堂記

王公諱興其先太原人仕故宋為秦州防禦使歷四戎司都統生子仲以雋勇聞都統歿事曹夫人有孝道

憲宗皇帝帥大兵取蜀仲率豪傑之士見于軍門遂以其衆立功授保寧等城招討使將命招宋守將楊大淵為大淵所害事聞

憲宗悼焉召仲子仁嗣其官仁又諭保寧而大淵降

世祖皇帝命為奉議大夫潼川路總管起保寧長寧軍民立潼川城開屯田置官署收輯離散又用其力討旁近之未附者以其有勞於茲土也因家焉而仁事其母夫人亦有孝道居潼川二十餘年歿於官臨終誡其子曰先人值國家興運以故將家帥師立功專城而治維思與孝可以事君於久遠而不墜世業也子孫頓首受教乃終長子世安遂隱居不仕而次子世英仕為江油簿亦棄官事親於是故雲南行省參政李公源道同知潼川時名其堂曰忠孝江油之子禮以雲南省蒙古掾秩滿調官京師具事狀請著堂記是時予方

受 詔脩

皇朝經世大典輯錄 祖宗功德而 憲宗下蜀之事供奉
學士前進士宋公本實手筆焉謹以茲記告之而俾禮以其
文傳諸王氏於無窮焉

王氏山南隱居記

國朝既取中原悉求其豪傑文學之士而用之其隱居終身
者尚多有之史官不能錄也承平以來殆又將百年才能特
起爲公卿牧守者何可勝計然尚論世德或隱其故初矣隱
於昔而顯於今者永平王氏之家爲可稱焉南宮全又從義
甫之曾大父金兩舉進士見世亂不復仕隱於昌黎碣石之
下學者謂之碣石先生有文集十卷軼於兵火先生之子稍
起從郡師長其幕府當是時軍興事多草創總兵權者何求
不獲而先生之子田廬無加於先生時然而邑居之隣已四

五易主而王氏之君今不廢野外之田僅給饘粥至今從義
歷拜兩御史爲天子郎官甚見知遇而亦不加多不加少也
然則是居也可無記乎予在京師來最後然亦州有餘秋矣
忽焉而赫奕俄焉而銷歇名田甲第有不能以終其身者而
王氏一畝之宮數夫之壤傳之五世而子孫方讀書脩行以
久之可不尚乎是爲記

松友記

古君子取友之道取之一鄉取之天下又取之尚古之人苟
得友焉初不以天下爲廣一鄉爲狹尚古爲遠於今爲近也
槩千載而得一友焉安知其不出於一時也槩天下而得一
友焉安知其不出於一鄉也然而不可以必得也則假諸物
以見意焉此吾太常宋公雲舉所以命松爲友也夫所謂友
求諸同時而不得並也求諸同鄉而不得曠天下則有之而

不得借也而斯松也千載有之今亦有之天下有之鄉亦有之友一松而合千載於一日通天下於一鄉善哉宋公之爲志乎昔在太常之在翰苑也獨居乎玉堂之署文字之暇賓客散去竟日蕭然遂以無事乃盤桓乎松下而有遐思焉曰吾友在是矣此松友之所始也公友松乎松友公乎公自翰苑拜御史出爲部使者召拜國子司業遷太常屹乎獨立不爲勢利之所移頌詩讀書日與聖賢相對超舉特出莫逆於心所謂貫四時而不改元金石而不渝公其松矣予不敏公少其堂再爲僚也命爲之記然則余亦友乎松者乎

可庭記

天地之覆壽無限量也日月之照臨亦無限量也人心之妙其廣大光明蓋亦如之局於耳目之所接限於識慮之所及果能盡其心之體用者乎方外之學雖設教不同而其所致

力者亦唯心而已矣凡其比大於天地比明於日月豈無廓然於胸中者乎顧嘗觀月於庭有取一方之可則賦詩求言又有歛然退求自足而無所待於外之意是以君子有取焉若所謂可庭者是也羽衣之士有劉其姓而以學仙自名者西遊昆侖之圃北望太荒之野涉黃河之流而尋滛池之津其游遠矣予意其廣漠之爲樂而無闌域藩籬之間也而來爲其里人能壁求可庭之說焉其言曰壁之大父無心翁好奇博雅故宋在臨安時年九十餘須眉謾々然游其都會而不知倦也及我國家混一字內其父之北游也蓋至京師北極和寧之境以觀乎興王之勝地以交于國人大族之豪傑志甚壯也今壁也退焉里間之近擇高山流水之美卜宅以奉其親有兄弟姻族之好師友講誦之樂昭其祖父遠游之思而盎然自足於戶庭之間則謂之可庭也不亦宜乎

子曰善哉學仙之言也君子之為道歛之不盈一握舒之則
彌六合求諸其心反諸其身行諸其家果有得焉則推而致
之何遠不至也年富而能學果知此道矣何可量哉

悠然亭記

郭君彥達有亭曰悠然取陶淵明南山東籬詩語也予愛其
引興高遠欣然為題顧客有笑於座曰昔柴桑翁生不逢時
自放於草野之間托此言以自見其無所事乎當世者也今
彥達以

聖天子潛印文學之舊以其習於朝儀也率其屬以佐其長
執事就列嚴恪齊整其得為悠然乎子告之曰何傷也亦各
見其志云耳心累於物則窘我室廬使適寬閑而就偏逸猶
若皇之何心之中者虛明應物無迹則中紳正務不動聲氣
以天下於泰山之安外無矜容內無志則亦何害其為

悠然也古之君子常以陶先生上配孔明論者以為至當信
之不疑非知言而能若是乎試以孔明論之方其龍卧草廬
三顧之車未至其悠然固與采菊者無異也及其五月渡瀘
深入不毛獎率三軍北定中原軍務誠勞矣然八陣之方嚴
雜耕之整暇羽扇指搦於從容而山川形勝盡在風雲之變
化子謂此時孔明悠然乎不悠然乎客曰淵明之悠然眾所
共聞孔明之悠然誠未之聞也然則彥達上荷主知雖進
用顯要有不足悠然者乎客請書其說與彥達為亭記

琅然亭記

夫子之言樂曰翕如純如敔如繹如而一成之始終可知也
若夫因其哀怒滛放之情以為急厲緩靡之節極其所縱而
莫能自返風俗之變而運氣隨之所繫至重也凡不中律度
而遠於中和君子蓋深憂之而知察於斯者蓋鮮矣古樂之

存於今恒見御於君子者唯琴爲然而亦未易知也崔君元
方有得於是器也常作亭以從事焉取醉翁操首章之辭名
之曰琅然予有以知其有得也明矣夫音之所以和者以其
無相奪倫也今夫一均之中七律在焉固不得越此而他
取也即此七者有進退疏近之節以盡抑揚長短之變則有
之矣誠不可依希於近似假借以乖違也譬諸用兵然百萬
之衆勇怯強弱之不侔何嘗倍縱不可一也善將者使之步
則步伐則伐止則止齊則齊而不敢少違者以其分數較著
號令嚴明夜警畢給而行陳輯睦之故也夫如是雖使之赴
湯蹈火可也此常勝之家者也驕不可制懦不可作尚足以
成軍乎吾是知爲音而能琅然則無函胡唯阿之纒整然法
度之爲與能軍者蓋無異也不亦善乎於是而思十口人將有
觀乎大舜文王仲尼之遺一琅然也有感於放臣山子之志

亦一琅然也有托於高山流水之趣亦一琅然也澹乎沖和
而不至乎寂寞鬱乎憂思而不墮平淒斷發揚蹈厲而無所
陵犯委曲條暢而無所流佚非琅然而能若是乎予是以善
其名亭也元方以文雅見稱擢在羣玉之府時稱妙選云

思蘭亭記

建安陳君若虛爲予言其居之勝也山泉林竹庶幾山陰之
幽情焉又嘗從故承旨吳興趙公子昂游廿年間兩得其所
書晉人褰序者規爲亭貯之公感其意題之曰思蘭而亭實
未成也泰定乙丑亭始成而公去世久矣俛仰陳迹誠有足
悲者乃置序與題於亭上以與同志者玩焉且曰即吾亭而
望焉考亭雲谷吾朱子之几榻猶儼然也師友之相從則又
有西山蘆峰之屬近在跬步則吾之所謂思蘭者有不徒在
於觴詠者予曰樂哉斯亭吾安得身往游之哉昔者曾皙之

侍夫子也含悲而作慨然有浴沂詠歸之思焉蓋直言其志
云耳豈必身在乎沂水之濱舞雩之下乎今朱子之教衣被
四海廣矣大矣頌其詩讀其書想其德矣之盛如將見之
以致其企及而從之者必有其人已乎又孰知居之近也地
之勝也有若陳氏之亭可以係其思之親切者乎仰其蒼然
之崇高而有以見其卓然之在前俯其淵然之深長而有以
見其往禪來續之無窮也則其得於觀感者聲音笑貌云乎
哉言語文字云乎哉古之善為詩者常托物以起興而後得
以推致其性情而極夫詠歌舞蹈之盛若思蘭之亭者其諸
異乎脩短之感玩物之為乎凡槩於于衷者如此并以爲
識陳君將典教闕郡試與其父兄子弟道之庶乎其有以相
發也

道園學古錄卷之八

